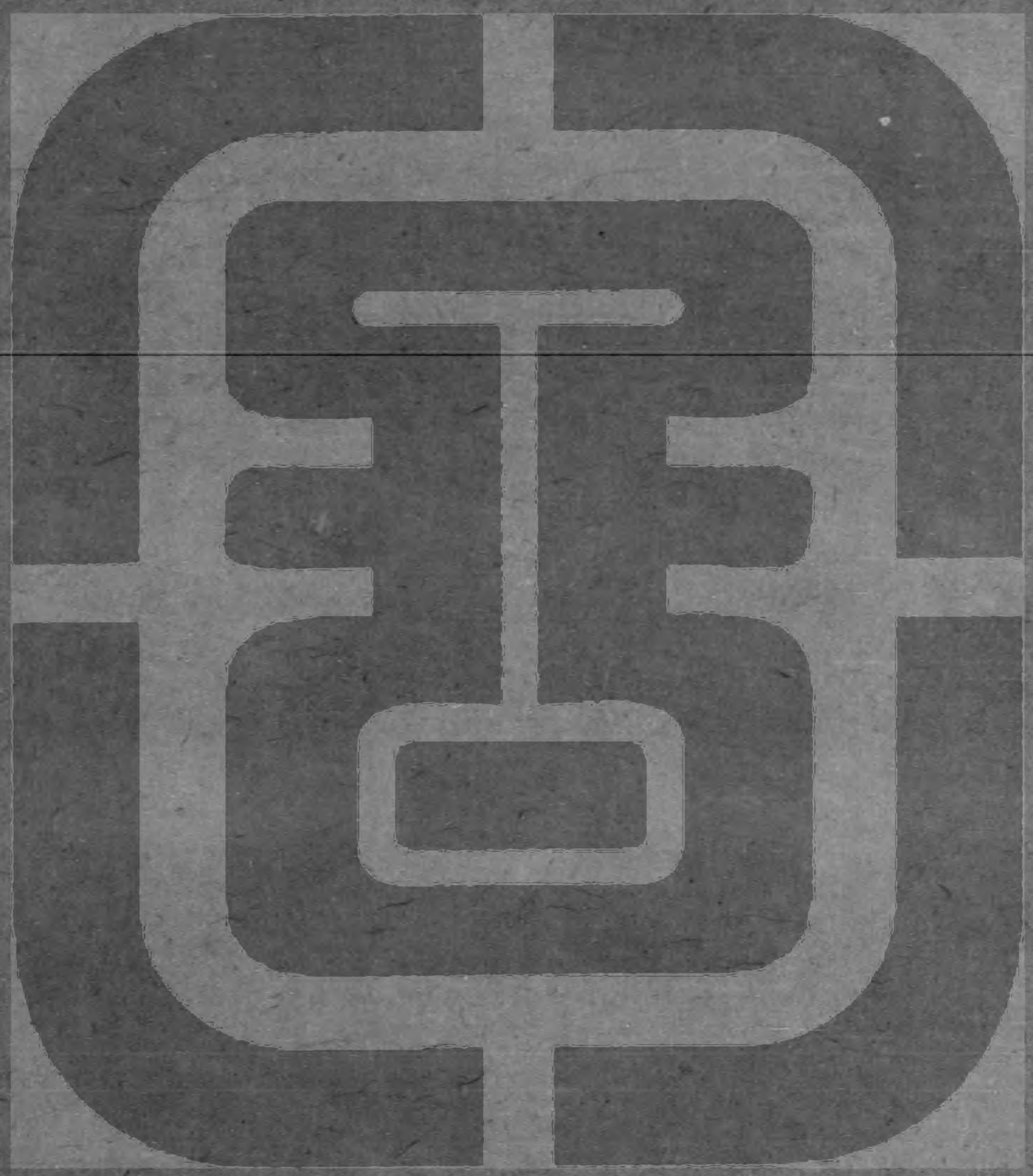


外戚傳第一　通志一百六十五

晉

羊琇　王恂弟虔曜

楊文宗　羊玄之

虞豫子公　庾琛

杜乂　褚裒

何準子澄　二濛子翰

王混　王蘊

褚裒

後魏

賀訥　姚黃眉

叶超　貫迷

閭毗　馮熙子誕

李惠　高肇

胡國珍　從曾孫長粲

乙弗繪　楊騰

北齊

趙猛　胡長仁

隋

高祖外家呂氏　獨孤羅弟善陁

羊琇字稚舒景獻皇后之從父弟也父耽官至太常兄瑾尚書右僕射琇少舉郡計參鎮西鍾會軍事從平蜀及會謀反琇正言苦諫還賜爵關內侯琇涉學有智筭少與武帝通門甚相親狎每接筵同席嘗謂帝曰若富貴見用任領護各十年帝戲許之初帝未為太子而聲論不及弟岱文帝素有代宗之義琇密為武帝畫策甚有匡救又觀察文帝為政損益揆度應所窺問之事

皆令武帝默而識之後文帝與武帝論當世之務及人間可否武帝答無不允由是儲位遂定及帝爲撫軍命琇參軍事帝即王位後擢琇爲左衛將軍封甘露亭侯帝踐阼累遷中護軍加散騎常侍琇在職十三年典禁兵豫機密寵遇甚厚初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畢賀皆連榻而坐琇與裴楷後至曰杜元凱乃復以連榻而坐容邪遂不坐而去琇性豪侈費用無復齊限而屑炭和作獸形以溫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又喜游讌以夜續晝中外五親無男女之別時人譏之然黨慕勝已其所推奉便盡心無所[illegible]窮窘者之徒特能振卹選用多以得意者居先不盡銓次之理將士有冒官位者爲其致節不惜軀命然放恣犯毅劾之應至重刑衣領護軍頃之復左遷太僕卿既失加散騎常侍還第同三司賜東園祕威

武帝以舊恩直免官而已尋以侯白幟及齊王攸出鎮也琇以切諫忤旨能憤怨遂發病以疾篤求退拜特進光帝手詔贈輔國大將軍開府儀朝服一襲錢二十萬布百疋謚曰

皆令武帝默而識之後文帝與武帝論當世之務人間可否武帝皆無不允由是儲位遂定及帝爲撫軍命琇參軍事帝即王位後擢琇爲左衛將軍封甘露亭侯帝踐阼累遷中護軍加散騎常侍琇在職十三年典禁兵豫機密寵遇甚厚初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畢賀皆連榻而坐琇與裴楷後至曰杜元凱乃復以連榻而坐容邪遂不坐而去琇性豪侈費用無復齊限而屑炭和作獸形以温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又喜游讌以夜續晝中外五親無男女之別時人譏之然黨慕勝已其所推奉便盡心無所窮究君之徒特能振卹選用多以得意者居先不盡銓次之理將士有冒官位者爲其致節不惜軀命然放恣犯法每爲有司所貸其後司隸校尉劉毅劾之應至重刑武帝以舊恩直免官而已尋以侯白衣領護軍頃之復職及齊王攸出鎮也琇以切諫忤旨左遷太僕卿既失意憤怨遂發病以疾篤求退拜特進加散騎常侍還第羊帝手詔贈輔國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東園秘朝服一襲錢二十萬布百疋謚曰威

王恂字良夫文明
通博在朝忠正累
表毅嘗餽以駿馬
魏氏給公卿已下
多樂爲之貴勢之
胡人爲之田客多
其防所部莫敢犯
字恭祖以功幹見
軍假節監青州諸

王后之弟也父肅魏蘭陵侯恂文義
遷河南尹建立二學崇明五經萬令
恂不受及毅敗受貨者皆被貶黜爲
租牛客户數各有差自後小民憚役
門動有百數又太原諸部亦以匈奴
者數千武帝即位詔禁募客恂明峻
者咸寧四年卒贈車騎將軍恂弟虔
稱累遷衛尉封安壽亭侯拜平東將
軍事徵爲光禄勳轉尚書卒子士文

嗣歷右衛將軍南
字君夫少有才力
討楊駿勲封山都
衛將軍加散騎常
轉後將軍愷既世
崇以愷將爲鴆毒
正重罪詔特原之
之事無所顧憚焉
楊文宗武元皇后

中郎將鎮許昌爲劉聰所害虔弟愷
位清顯雜無細行有在公之稱以
縣公邑千八百户遷龍驤將軍領驍
侍尋坐事免官起爲射聲校尉久之
公是衆人僉畏愷故敢肆其意所欲
公卒謚曰醜
父也其先仕漢四世爲二公文宗爲

宁侯早卒以后父追贈車騎將軍謚曰穆

羊玄之惠皇后父也書右僕射瑾之子也玄之初爲尚書郎以后父拜光祿大夫特進散騎常侍更封興晉侯遷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進爵爲公成都王穎之攻長沙王乂也以討玄之爲名遂憂懼而卒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虞豫元敬皇后父也少有美稱州郡禮辟並不就拜南陽王文學早卒咸寧中追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山縣侯子胤嗣胤敬后弟也初拜散騎常侍遷步兵校尉太寧末追贈豫官以胤襲封爵轉右衛將軍與南頓王宗俱爲明帝所昵並典禁兵及帝不豫宗以陰謀發覺事連胤帝隱忍不問從胤爲宗正卿加散騎常侍咸和二年宗伏誅左遷胤爲桂陽太守秩中二千石類從琅琊廬陵太守咸康元年卒追贈征將軍加散騎常侍子洪龍襲爵

庾琛字子美明穆皇后父也兄衮在孝友傳琛永嘉初爲建威將軍過江爲會稽太守徵爲丞相諮議祭酒卒

宮以后父追贈左將軍妻母丘氏追封鄉君子亮陳先志不受咸和中成帝又下詔追贈琛驃騎將軍儀同三司亮又辭焉亮在列傳

杜乂字弘理成恭皇后父也祖顗南將軍預父尚書左丞相錫乂性純和美姿容有盛名於江左王羲之見而目之曰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桓彝亦曰衛玠神清杜乂形清龔封富陽侯爲丹楊丞早卒無男生后而乂終妻裴氏裴后養后以禮自防甚有德音咸康初追贈乂金紫光祿大夫封裴氏爲高安鄉君邑五百

户至孝武帝時崇進爲廣德縣君裴氏壽考百姓號曰杜姥初司徒蔡謨甚器重乂嘗言於朝曰恨諸君不見杜乂也其爲名流所重如此

褚裒字季野康獻皇后父也祖䂮有局量以幹用稱嘗爲縣吏事有不合令欲鞭之䂮曰物各有所施掾椽之材不合以爲藩落也願明府垂察乃捨之家貧辭吏年垂五十鎮南將軍羊祜與之有舊言於武帝始被升用官至安東將軍父治武昌太守裒少有簡貴之風與京兆杜乂俱有盛名冠于中興譙國桓彝見而曰之曰季

野有虔裏陽秋言其外無藏否而內有所褒貶也謝安亦雅重之常云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初辟西陽王掾吳王文學蘇峻之構逆也車騎將軍郗鑒以裒爲參軍峻平以功封都鄉亭侯稍遷司徒從事中郎除給事黃門侍郎康帝爲琅邪王將納妃妙選素望詔娉裒女爲妃於是出爲豫章太守及康帝即位徵拜侍中遷尚書以后父苦求外出除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半洲在官清約雖居方伯恒使私僮樵採頃之徵爲衛將軍領中書令裒以中書銓管詔命不宜以姻戚居之固

讓詔以爲左將軍兗州刺史都督兗州徐州之琅邪諸軍事假節鎮金城又領琅邪內史初裒總角詣庾亮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駭然亮曰有不祥乎璞曰此非人臣卦不知此年少何以乃表斯祥二十年外吾言方驗及此二十九年而康獻皇太后臨朝有司以裒皇太后父議加不臣之禮拜侍中衛將軍錄尚書事持節都督刺史如故裒以近戚懼獲譏嫌上疏固請居藩於是改授都督徐兗青揚州之晉陵吳國諸軍事衛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永和初復徵裒將以爲揚州錄

尚書事吏部尚書劉遐說襃曰會稽王令德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襃長史王胡之亦勸焉於是固辭歸藩朝野咸歎服之進號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辭開府襃又以政道在於得才宜委賢任能升進舊臣乃薦前光祿大夫顧和侍中殷浩疏奏即以和爲尚書令浩爲揚州刺史及石虎死襃上表請伐之即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襃事任貴重不宜深入可先遣偏師襃重陳前所遣荊鋒督護王顒之等徑造彭城示以威信後遣督護糜嶷進軍下邳賊即奔潰嶷率所領據其城遣令宜速發以成聲勢於是除征討大都督徐兗青揚豫五州諸軍事襃率衆三萬徑進彭城河朔士庶歸降者日以千計襃撫納之甚得其歡心先遣督護徐龕伐沛獲僞相支重郡中二千餘人歸降魯郡亡有五百餘家亦建義請援襃遣龕領銳卒三千迎之龕違襃節度軍次伐陂爲石遵將李蒐所敗死傷太半龕執節不撓爲賊所害襃以春秋責帥授任失所威畧虧損上疏自貶以征北將軍行事求留鎮廣陵詔以偏師之責不應引咎通寇未殄方鎮任重不宜貶降使還鎮江

口解征討都督時石虎新死其國大亂遺戶二十萬口
渡河將歸順乞師救援會襃已旋威勢不接莫能自拔
皆爲慕容皝及苻健之衆所掠死亡咸盡襃以遠圖不
就憂慨發疾及至京口聞哭聲甚衆襃問何哭之多左
右曰伐陂之役也襃益慚恨永和五年卒年四十七遠
近嗟悼吏士哀慕之贈侍中太傅本官如故謚曰元穆
子歆字幼安以學行知名歷散騎常侍祕書監
阿進字幼道穆章皇后父也高尚寡欲弱冠知名州府
辟不就兄充爲驃騎將軍勸其令仕進曰第五之名
何減驃騎進兄第中第五故有此言充居宰輔之重權
傾一時進散帶衡門不及人事唯誦佛經修營塔廟而
已徵拜散騎侍郎不起年四十七卒升平元年追贈金
紫光祿大夫封晉興縣侯子愔以父素行高潔表讓不
受三子放愔澄放繼充愔官至南康太守早卒愔子元
度西陽太守次叔度太常卿尚書澄字季玄起家祕書
郎轉丞清正有器望累遷祕書監太常中護軍孝武帝
深愛之以爲冠軍將軍吳國內史太元末琅邪王出居
外第妙選師傅徵尚書領琅邪王師安帝即位遷尚

書左僕射典選王顗如故時澄以御疾固讓特聽不朝
坐家視事又領本州大中正及相玄執政以疾奏免卒
于家安帝反正追贈金紫光祿大夫長子籍早卒次子
融元熙中爲大司農

王濛字仲祖哀靖皇后父也曾祖黯歷位尚書祖佑北
軍中候父訥新淦令濛少時放縱不羈不爲鄉曲所齒
晚節克己勵行有風流美譽虛己應物恕而後行莫不
敬愛爲事諸母甚謹奉祿資產常推厚居薄喜慍不形
於色不脩小潔而以清約見稱善隸書美姿容嘗覽鏡

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邪居貧帽敗自入
市買之嫗悅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爲達與沛國劉惔
齊名友善惔嘗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
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惔方荀奉倩濛比袁曜卿凡稱
風流者舉濛惔爲宗

爲司徒王道子辟爲掾導復引匡術
弟孝濛致牋於導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公杖德義以
尹天下方將澄清彝倫崇重名器夫軍國殊用文武異
容豈可令涇渭混流高清穆之風何以允答具瞻儀刑
海內導不答後出補長山令復爲司徒左西屬濛以此

職有譴則應受杖罰
文帝之爲會稽王也
憺清蔚簡令王濛溫
令達而濛性和暢能
益貴幸之與劉惔
爲東陽不許及濛亡
王癡竟癡也疾漸篤
曾不得四十年也年
置棺中因慟絕久之

斷詔爲傳罰猶不就徙中書郎簡
嘗與孫綽商畧諸風流人綽言劉
潤恬和桓溫高爽邁出謝尚清易
言理辭簡而有會及簡文帝輔政
爲入室之賓轉司徒左長史晚求
穴恨不用之濛聞之曰人言會稽
於燈下轉麈尾視之歎曰如此人
三十九卒臨殯劉惔以羣把麈尾
謝安亦嘗稱美濛云王長史語甚

不多可謂有令音有二子脩蘊脩字敬仁小字苟子
秀有美稱善隸書號曰流奕清舉年十二作賢全論濛
以示劉惔曰敬仁此論便足以參微言起家著作郎琅
邪王文學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年四十二臨終歎曰
無媿古人年與之齊矣
王遐字桓子簡順皇后父驃騎將軍述之從叔也少以
華族仕至光祿勳寧康初追贈特進光祿大夫加散騎
常侍謚曰靖長子恪領軍將軍恪子欣之豫章太守秩
中二千石欣之弟懽之廣州刺史遐少子臻崇德衛尉

王蘊字叔仁孝武定皇后父司徒左長史濛之子也起
家著作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性平和不抑寒素每一官
缺求者十輩蘊無所是非時簡文帝爲會稽王輔政蘊
輒連狀白之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材務存進退各隨其
方故不得者無怨焉補吳興太守甚有德政屬郡荒人
飢輒開倉贍卹主簿執諫請先列表上待報蘊曰今百
姓嗷然路有飢饉若表上須報何以救將死之命乎專
輒之愆罪在太守且行仁義而敗無所恨也於是大賑
貸之賴蘊全者十七八焉朝廷以違科免蘊官士庶詣

闕訟之詔特左降晉陵太守復有惠化百姓歌之定后
立以后父遷光祿大夫領五兵尚書本州大中正封建
昌縣侯蘊以恩澤賜爵非三代令典固辭不受朝廷敦
勸終不肯拜乃授都督京口諸軍事左將軍徐州刺史
假節復固讓謝安謂蘊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
薄以虧時遇宜依褚公故事但令在貴權於事不事耳
可暫臨此任以紓國恩之重於是乃受命鎮于京口頃
之徵拜尚書左僕射將軍如故遷丹楊尹即本軍號加
散騎常侍蘊以姻戚不欲在內苦求外出復以爲都督

浙江東五郡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常侍如故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畧少醒日然猶以和簡爲百姓所悅時王悅來拜墓蘊子恭往省之素相善遂留十餘日方還蘊問其故恭曰與阿太語蟬連不得歸蘊曰恐阿太非汝之友阿太悅小字也後竟乖初好時以爲知人太元九年卒年五十五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長子華早卒次子恭在列傳恭弟爽字季明彊正有志力歷給事黃門侍郎侍中孝武帝崩王國寶夜欲開門入爲遺詔爽距之曰入行晏駕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斬乃止爽嘗與會稽王道子飲道子醉呼爽爲小子[illegible]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爲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及國寶執權免爽官後兄恭再起事並以爽爲寧朔將軍參預國事恭敗被誅

褚爽字弘茂小字期生恭思皇后父也祖裒父歆爽少有令稱謝安甚重之嘗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矣爲義興太守早卒以后父追贈金紫光祿大夫爽子秀之淡之裕之義熙中並歷大官宋史有傳

後魏

賀訥代人道武皇帝之舅獻明后之兄也其先世爲君長四方附國有數十部祖紇始有勲於國尚平文女父野干尚昭成女遼西公主及昭成崩諸部垂亂獻明后與道武及衛秦二王往依訥會苻堅使劉庫仁分攝國事於是道武還居獨孤部訥總攝東部爲大人遷居大甯行其恩信衆多歸之盛於庫仁苻堅假訥鷹揚將軍後劉顯謀逆道武輕騎歸訥訥見而驚喜拜曰官家復國之後當念老臣帝笑曰誠如舅言要不忘也訥中弟染干麤暴忌帝常圖爲逆每爲皇姑遼西公主擁護故染干不得肆其禍焉諸部大人請訥兄弟求舉道武爲王染干曰在我國中何得爾也訥曰大國興復先業於我國中我國之福也遂與諸大人勸進道武登代王位于牛川及帝討吐突隣部訥兄弟遂懷異圖率諸部救之帝擊之大潰訥西遷衛辰遣子直力鞮征訥訥告急請降道武簡精騎二十萬救之遂徙訥部落及諸弟處之東偏訥又通於慕容垂垂以訥爲歸善王染干謀殺訥而代立訥遂與染干相攻垂遣子麟討之敗染干於牛都破訥於赤城道武遣師救訥麟乃引退訥從道武

平中原拜安遠將軍其後離散諸部分土定居不聽遷徙其君長大人皆同編户訥以元舅稍見尊重然無所統領以壽終於家訥弟盧亦從平中原以功賜爵遼西公帝遣盧會衛王儀伐鄴而盧自以帝之季舅不肯受儀節度帝遣使切責之盧遂憤恨與儀司馬丁建構成其嫌彌加猜忌會道武勑儀去鄴盧亦引歸道武以盧爲廣川太守盧性雄豪恥居冀州刺史王輔下襲殺輔奔慕容德德以爲并州刺史廣寧王廣固敗盧亦没訥從父弟悅初道武之居賀蘭部也人情未甚附唯悅舉部隨從又密爲帝初禱天神請成大業出於誠至帝甚之甚見寵待後平中原以功賜爵鉅鹿縣侯進爵北新公卒子泥襲爵後降爲肥如侯道武崩京師草草泥出舉烽於安陽城北賀蘭部人皆往赴之明元即位乃罷詔泥與元渾等八人拾遺左右與北新侯安同持節行并定二州劾奏幷州刺史元六頭等皆伏罪州郡肅然後從太武征赫連昌以功進爵爲琅邪公軍國大事並參預焉又征蠕蠕爲別將坐逐賊不進許增虜級當斬贖爲庶人久之拜光祿勳爲外都大官復本爵卒官

子醜建襲

姚黃眉姚興之子明元昭哀皇后之弟也姚泓滅黃眉
聞來歸魏明元厚禮待之賜爵隴西公尚陽翟公主拜
駙馬都尉隸户二百太武即位遷内都大官後拜太常
卿卒贈雍州刺史隴西王謚曰獻陪葬金陵黃眉寬和
温厚希言得失太武悼惜之故贈禮有加焉

杜超字祖仁魏郡鄴人密皇后之兄也少有節操泰恒
中爲相州别駕始光中太武思念舅氏以超爲陽平公
尚南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大鴻臚卿車駕幸其第

賞賜巨萬神䴥三年以超行征南大將軍太宰進爵爲
王鎮鄴追加超父豹鎮東大將軍陽平景王母曰鉅鹿
惠君眞君五年超爲帳下所害太武臨其喪哀慟久之
謚曰威王長子道生賜爵城陽侯後爲秦州刺史進爵
河東公道生弟鳳皇襲超爵侍中特進太武追思超不
已欲以鳳皇爲定州刺史鳳皇不願違離闕庭乃止鳳
皇弟道雋賜爵發干侯鎮枋頭除兖州刺史超既薨復
授超從弟遺侍中安南將軍開府相州刺史入爲内都
大官進爵廣平王遺性恵厚頻歷州郡所在著稱薨贈

太傅謚曰宣王長子元寶位司空元寶弟儁寶司隸校
尉元寶又進爵京兆王及歸而父遺喪明當入謝元寶
欲以表聞文成未知遺覺怪其不至召之元寶將入時
人止之曰宜以家憂勿往元寶欲見其寵不從遂冒哀
而入未幾以謀反伏誅親從皆斬唯元寶子世衡逃免
時朝議欲追削超爵位中書令高允上表理之後兖州
故吏汲宗等以道儁遺惠在人前從坐削爵受誅委骸
土壤求得收葬書奏詔義而聽之贈散騎常侍安南將
軍南康公謚曰昭世衡襲遺公爵

賀迷代人太武敬哀皇后之從父也皇后生景穆初后
少孤父兄近親唯迷故蒙賜爵長鄉子卒贈光祿大夫
五原公

閭毗代人蠕蠕主大檀之親屬太武時自其國來降毗
即恭皇后之兄也后生文成文成大安二年以毗爲平
北將軍賜爵河東公弟紇爲寧北將軍賜爵零陵公其
年並加侍中進爵爲王毗征東將軍評尚書事紇征西
將軍中都大官自餘子弟賜爵爲王者二人公五人侯
六人子三人同時受拜所以隆崇舅氏和平二年追謚

后祖父延定襄康公父辰定襄懿王毗薨贈太尉追贈
毗妻河東王妃子惠襲紇薨贈司空子豆後賜名莊太
和中初立三長以莊爲定户籍大使甚有時譽十六年
例降爵後爲七兵尚書卒紇兄
涤位外都大官冀州刺
史江夏公卒先是文成以乳母
常氏有保護功既即尊
位尊爲保太后後尊爲皇太后
興安二年太后前兄英
字世華自肥如令超爲散騎常侍鎮軍大將軍賜爵遼
西公弟喜鎮軍大將軍祠曹尚書帶方公三妹皆封縣
君妹夫王睹爲平州刺史遼東
公追贈英祖父苻堅扶

風太守亥爲鎮西將軍遼西簡
中征東大將軍太宰遼西獻王
兼太常盧度世持節改葬獻王
冢百家太安初英爲侍中征東
喜左光禄大夫改封燕郡從兄
訢子伯夫散騎常侍選部尚書
振太子庶子三年英領太師評尚書事內都大官伏寶
泰等州刺史五年詔以太后母宋氏爲遼西王太妃和
平元年喜爲洛州刺史初英事宋不能謹而睹奉宋甚

公父渤海太守澄爲侍
公追贈英祖父苻堅扶
於遼西樹碑立廟置守
大將軍太宰進爵爲王
訢爲安東將軍朝鮮侯
次子貞金部尚書喜子
平元年喜爲洛州刺史

至就食於和龍無車牛宋疲不能進睹貢宋於笈至是
宋於英等薄不如睹之篤謂太后曰何不王睹而黜英
太后曰英爲長兄門户主也家内小小不順何足追計
睹雖盡力故是他姓柰何在英上本州郡公亦足報矣
天安中英爲平州刺史訢爲幽州刺史伯夫進爵范陽
公英濁貨徙敦煌諸常自興安至是皆以親疏受爵賜
田宅時爲隆盛後伯夫爲洛州刺史以贓汚欺妄徵斬
於京都承明元年徵英復官薨謚遼西平王始英之徵
也夢日墜其所居黃山下水中村人以牛車挽致不能

出英獨抱載而歸聞者異之後貧與伯夫子禽可共爲
飛書誣謗朝政事發有司執憲刑及五族孝文以文明
太后故罪止一門訢年老赦免歸家恕其孫一人扶養
又給奴婢田宅其家僮沒入者百人金錦布帛數萬計
賜尚書已下宿衛已上其女壻及親從在朝皆免歸本
鄉十一年孝文文明太后以文昭太后故悉出其家前
後沒入子女以喜子浪試守正平郡卒
馮熙字晉昌長樂信都人文明太后之兄也祖弘北燕
主太武平遼東熙父朗内徙官至秦雍二州刺史遼西

郡公坐事誅文明太后臨朝追贈假黃鉞太宰燕宣王立廟長安熙生於長安爲姚氏魏母所養以叔父樂陵公邈因戰入蠕蠕魏母攜熙逃避至氐羌中撫育年十一好弓馬有勇幹氐羌皆歸附之魏母惡其如此將還長安始就博士學問從師授孝經論語好陰陽兵法事及長游華陰河東二郡閒性汎愛不拘小節人無士庶來則納之取人子女爲奴婢有容色者幸之爲妾有子女數十人號爲貪縱文明太后既貴使人訪知熙所在徵赴京師拜冠軍將軍賜爵肥如侯尚景穆女博陵長

公主拜駙馬都尉出爲定州刺史進爵昌黎王獻文即位遷太傅累拜內都大官孝文即位文明太后臨朝王公貴人登進者衆帝乃承旨以熙爲侍中太師中書監領祕書事熙以頻履師傅又中宮之寵爲群情所駭心不自安乞轉外任文明太后亦以爲然於是除車騎大將軍開府都督洛州刺史餘如故洛陽雖經破亂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在至熙與常伯夫相繼爲州廢毀分用大至頹落熙爲政不能仁厚而崇佛法自出家財在諸州鎮建圖精舍七十二處寫十六部一切經延致名

德沙門日與講論精勤不倦所費亦不貲而所營塔寺
多在高山秀阜傷殺人牛有沙門勸止之熙曰成就之
後人唯見佛圖焉豈知殺人牛也其北芒寺碑文中書
侍郎賈元壽之辭孝文頻登北芒寺親讀碑文稱爲嘉
作熙求入朝授內都大官太師如故熙事魏母孝謹如
事所生魏母卒乃散髮徒跣水漿不入口三日詔不聽
服熙表求依趙氏之孤帝以熙情難奪聽服齊衰期後
以例降改封京兆郡公帝納其女爲后曰白虎通云王
所不臣數有三焉妻之父母抑言其一此所謂供承宗

廟不欲奪私心然吾孝著於春秋無臣證於往牒既許通
體之一用開至尊之敬比長秋配極陰政既數未聞有
司陳奏斯式可詔太師輒從臣禮又勒集書造儀付外
孝文前後納熙三女二爲后一爲昭儀由是馮氏寵貴
益厚賞賜累鉅萬帝每詔熙上書不臣入朝不拜熙上
書如舊熙於後遇疾綿寢四載詔遣醫問道路相望車
駕亦數臨幸焉將遷洛帝親與熙別見其困篤歔欷流
涕密勑宮昌公主曰太師萬一不幸即可監護喪事十
九年薨於代車駕在淮南留臺長聞還至徶州乃舉哀

爲制緦服詔有司豫辦凶儀并開魏京之墓令公主
柩俱向伊洛凡所營送皆公家爲備又勑代都給絲帛
前後六千匹以供凶用皇后請都赴哭太子恂亦赴代
哭及將葬贈黃鉞侍中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司馬太尉
冀州刺史加黃屋左纛備九錫前後部羽葆鼓吹皆依
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有司奏謚詔曰可以威彊恢遠
曰武奏謚於公柩至洛七里澗帝服縗往迎叩靈悲慟而
拜焉葬日送臨墓所親作銘誌主生二子誕脩誕字思
正脩字寶業甘姿質妍麗年數十餘文明太后俱引入

禁中申以教誡然不能習讀經史兄弟並無學術徒整
飾儀容寬雅恭謹而已誕與孝文同歲幼侍書學仍蒙
親待尚帝妹樂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侍中征西大將
軍南平王脩侍中鎮北大將軍尚書東平公又除誕儀
曹尚書知殿中事及罷庶姓王誕爲侍中都督中外諸
軍事中軍將軍特進改封長樂郡公誕拜官孝文立於
庭遥受其拜既訖還室脩降爲侯誕脩雖並長官禁而
性趣乖別誕性淳篤脩乃浮競誕亦未能誨督其過然
時言於太后孝文嚴責之至於捶楚由是陰懷毒恨遂

結左右有憾於誕者求藥欲因食害誕事覺帝自詰之具得情狀誕引過謝乞全脩命帝以誕父老又重其意不致於法撻之百餘黜爲平城百姓脩妻司空穆亮女也求離婚請免官帝引管蔡事皆不許帝寵誕仍陰與同輿而載同案而食同席坐卧彭城王勰北海王詳雖直禁中然親近不及十六年以誕爲司徒帝既愛誕除官日親爲制三讓表并啓將拜又爲其章謝尋加車騎大將軍太子太師十八年帝謂其無師傅奬導風誕深自誨責從駕南伐十九年至鍾離誕遇疾不能侍從帝

日省問醫藥備盡帝銳意臨江乃命六軍發鍾離南轅與誕泣訣左右皆莫不掩涕時誕已惙然彊坐視帝悲而淚不能下言夢太后來呼臣帝嗚咽執手而出遂行是日去鍾離去五十里許昏時告誕薨問帝哀不自勝時崔慧景裴叔業軍在淮去所次不過百里帝乃輕駕西還從者數千人夜至誕薨所拊尸哀慟若喪至戚迮旦聲淚不絕從者亦送舉音帝以所服衣帽充襚親臨視斂樂云膳宣勑六軍止臨江之駕帝親北渡慟天極哀喪至洛陽輙駕猶在鍾離詔留守賜賻物布帛

五千匹穀五千斛以供葬事贈假黃鉞使持節大司馬
領司徒侍中都督太師駙馬公如故加以殊禮備錫九
命依晉大司馬齊王攸故事有司奏謚詔曰案謚法主
言行德曰元柔克有苑曰懿幸貞惠兼美受二謚之榮
忠武雙徽錫兩號之茂式準前訓宜契具瞻既自少綢
繆知之惟朕案行定名可謚曰元懿帝又親爲作碑文
及挽歌詞皆寫美盡哀事過其厚車駕還京遂親至誕
墓停車而哭使彭城王勰詔羣官脫朱衣服單衣介幘
而哭司徒賈者示以朋交微者示以寮佐公主貞淳有

禮度產二男長子穆字孝和襲爵避皇子愉封改封
扶風郡公尚孝文女順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員外
通直散騎常侍穆與叔輔興不和輔興亡贈相州刺史
祖載在庭而穆方高車良馬恭受職命言宴滿堂忻笑
自若爲御史中尉東平王匡所劾後位金紫光祿大夫
遇害河陰贈司空雍州刺史子固字景昭襲爵昌黎王
尋以庶姓罷王仍襲扶風郡公子峭字子漢齊受禪例
降穆弟顯襲父誕長樂郡公脩弟韋字寶興慶皇后同
產兄也位黃門郎信都伯後坐妹慶免爲長樂百姓宣

武時卒於河南尹聿同產弟風幼養於宮文明太后特
加愛念數歲賜爵至北平王拜太子中庶子出入禁闥
寵侔二兄孝文親政後因忠寵稍衰降爵爲侯幽后立乃
復叙用后死亦穴散卒贈青州刺史崔光之兼黃門也
與聿俱直光每謂之曰吾家富貴太盛終必衰敗聿云
我家何負四海乃呪我也光云以古推之不可不慎時
熙爲太保誕司徒太子太傅脩侍中尚書聿黃門廢后
在位禮愛未弛身後崇餘脩以罪棄熙誕喪亡后廢聿
退時人以爲盛必衰也

李惠中山人思皇后之父也父蓋少知名歷位殿中都
官尚書左將軍南郡公初太武妹武威長公主故涼王
沮渠牧犍之妻太武平涼州頗以公主通密計之助故
寵遇差隆詔蓋尚焉蓋妻興氏以是而出是後蓋加侍
中駙馬都尉殿中都官尚書右僕射卒官贈征南大將
軍定州刺史中山王謚曰莊惠弱冠襲父爵妻襄城王
韓頹女生二女長即后也惠歷位散騎常侍侍中征西
大將軍秦益二州刺史進爵爲王轉雍州刺史征南大
將軍加長安鎮大將惠長於思察雍州聽事有鸛爭巢

齫已累日惠令人掩獲試命綱紀斷之並辭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鷰鷰而一云一留惠字詣吏屬曰此留者自計爲巢功竟一彼云者[illegible]紀[illegible]八月[illegible]仕其深察人有負鹽負薪者同釋重擔息樹下二人將行爭一羊皮各言籍背之物惠遣爭者出顧州綱紀曰此羊皮可謂知主乎羣下咸無效者惠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鹽屑曰得其實矣使爭者視之負薪者乃伏而就罪凡所察究多如此類由是吏人莫敢欺犯後爲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王如故歷政有美績惠素爲文明太后所忌誣惠將南叛誅之惠二帝初樂與惠諸子同戮後妻梁氏亦死青州盡沒其家財惠本無釁故天下寃惜之惠從[illegible]鳳爲定州刺史長樂王主簿後長樂以罪賜死時卜筮者河間邢瓚辭引鳳云長樂不軌鳳爲謀主伏誅唯鳳弟道念及兄弟之子皆逃免後遇赦乃出太和十二年孝文將爵舅氏詔訪存者而惠諸從以再離孥戮難於應命唯道念敢先詣闕乃由后妹及鳳兄弟子女之存者於是賜鳳子屯爵柏人侯安祖浮陽侯興祖安喜侯道念貞定侯從弟寄生高邑子皆

加將軍十五年安祖昆弟四人以外戚蒙見詔謂曰卿之先世內外有犯得罪於時然官必用材以親非興邦之選外氏之寵超於末葉從今已後自非奇才不復得外戚謬班抽舉既無殊能今且可還後例降爵安祖等改侯爲伯並去軍號帝奉馮氏過厚於李氏過薄舅家了無叙用朝野人士所以竊議太常高閭顯言于禁中及宣武寵隆外家並居顯位乃惟孝文舅氏存已不霑恩澤景明末特詔興祖爲中山太守正始初詔追崇惠爲使持節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中山公

太常奏謚上言案謚法武而不遂曰壯謚曰壯公興祖自中山遷燕州刺史卒以兄安祖子侃晞爲後襲先封南郡王後以庶姓罷王改爲博陵郡公侃晞爲莊帝所親幸拜散騎常侍嘗食與御帝之圖爾朱榮侃晞與魯安等持刃於禁內殺榮及莊帝蒙塵侃晞奔梁

高肇字首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自云本渤海脩人五世祖顧晉永嘉中避亂入高麗父颺字法脩孝文初與弟乘信及其鄉人韓內異信等入魏拜厲威將軍河間子乘信明威將軍俱待以客禮遂納颺女是爲文昭皇

右生宣武颺卒景明初宣武追思舅氏徵肇兄弟等錄
尚書事北海王詳等奏颺宜贈右光祿大夫賜爵渤海
公謚曰敬其妻蓋氏宜追封清河郡君詔可又詔颺嫡
孫猛襲渤海公爵封肇平原公肇弟顯澄城郡公三人
同日受封始宣武末與舅氏相接將拜爵乃賜衣幘引
見肇顯于華林都亭甚惶懼變動失儀數日之間貴
富赫奕是年咸陽王禧誅財物珍寶奴婢田宅多入高
氏未幾肇遂爲尚書右僕射冀州大中正尚宣武姑高
平公主遷尚書令領吏部肇出自夷土時望輕之及在

位者要留心百揆孫丕顯世咸謂之爲能宣武初八
輔專政後以咸陽王禧無事構逆由是遂委信於肇肇
既無親族頗結朋黨附之者旬月超昇背之者陷以大
罪以北海王詳位居共上構殺之又說宣武防衛諸王
殆同囚禁時順皇后皇太崩世言肇爲之皇子昌薨命謂
王顯失於醫療承肇意旨及京兆王愉出爲冀州刺史
畏肇恣擅遂至不軌肇又譖殺彭城王勰由是朝野側
目咸畏惡之因此專權與奪任已又嘗與清河王懌於
雲龍門外廡下忽忽諍訟大至紛紜太尉高陽王雍和止

之高后既立愈見寵信肇既當衡輪每事任己本無學識動違禮度好改先朝舊制減削封秩抑黜勳人由是怨聲盈路矣延昌初遷司徒雖貴登台鼎猶以去要怏怏形于辭色衆咸嗤笑之父兄封贈雖久竟不改瘞三年乃詔令遷葬肇不自臨赴唯遣其兄子猛攻服詣代遷葬於鄉時人以肇無識嗤而不責也及大舉征蜀以肇爲大將軍都督諸軍爲之節度與都督甄琛等二十餘人俱面辭宣武於東堂親奉規畧是日肇所乘驄馬停於神虎門外無故驚倒轉卧溝中肇具瓦解衆咸怪異肇出惡焉四年宣武崩赦罷征軍明帝與肇及征南將軍元遥等書稱譴言以告凶問肇承變非唯仰慕亦憂身禍朝夕悲泣至于羸悴將至宿瀝淵驛亭家人夜迎省皆不相視直至闕下衰服號哭還昇太極殿奉喪盡哀太尉高陽王先居西柏堂專決庶事與領軍于忠密欲除之潛備壯士直寢邢豹伊盆生等十餘人於含人省下肇哭梓宮訖於百官前引入西廊清河王懌任城王澄及諸王等皆竊言目之肇入省壯士搤而拉殺之下詔暴其罪惡稱爲自盡自餘親黨悉無追罰削除

職爵彝弁以士禮遠昏乃於廁門出其尸歸家初肇西征
行至函谷車軸中折從者皆以爲不獲言還也靈太后
臨朝令特贈營州刺史永熙二年孝武帝贈使持節侍
中中外諸軍事太師大丞相太尉公録尚書事冀州刺
史肇子植自中書侍郎爲濟州刺史率州兵討破元愉
別將有功當蒙封賞不受云家荷重恩爲國致効是其
常節何足以膺進陟之報懇惻發於至誠歷青相朔恒
四州刺史卒植頻涖五州皆以清能著稱當時號爲良
刺史贈安北將軍冀州刺史肇長兄琨早卒襲爵封

海郡公贈都督五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冀州刺史詔
其子猛嗣猛字豹兒尚長樂公主即宣武同母妹也拜
駙馬都尉歷位中書令出爲雍州刺史有能名入爲殿
中尚書卒贈司空冀州刺史孝武帝時復贈太師大丞
相録尚書事公主無子猛先在外有男不敢令主知臨
終方言之年幾三十矣乃召爲喪主尋卒無後琨弟偃
字仲游太和十年卒正始中贈安東將軍都督青州刺
史謚曰莊侯景明四年宣武納其女爲貴嬪及于順皇
后崩永平元年立爲皇后二年八坐奏封后母王氏爲

武邑郡君偃弟壽早卒壽弟即肇也肇弟顯侍中高麗
國大中正早卒
胡國珍字世玉安定臨涇人也祖略姚興勃海公姚逵
平北府諮議參軍父深赫連屈丐給事黄門侍郎太武
克統萬深以降款之功賜爵武始侯後拜河州刺史國
珍少好學雅尚清儉太和十五年襲爵例降爲伯女以
選入掖庭生明帝即靈太后也孝明帝踐阼以國珍爲
光禄大夫靈太后臨朝加侍中封安定郡公追崇國珍
妻皇甫氏爲京兆郡君置守家十户尚書令任城王澄
奏安定公宜出入禁中參諮大務詔益公入流萬機
進位中書監儀同三司侍中如故賜絹歲八百匹妻
四百匹男女姊妹各有差國珍與太師高陽王雍太傅
清河王懌太保廣平王懷入居門下同釐庶政詔依
車千秋晉安平王故事給步挽一乘自掖門至于宣光
殿得以出入并備几杖後與侍中崔光俱授帝經侍
禁中國珍上表陳刑政之宜詔皆施行熙平[illegible]加國珍
使持節都督雍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靈太后以國
珍年老不欲令其在外且欲示以方面之榮竟不行遷

司徒公侍中如故就宅拜之靈太后明帝率百寮幸其第宴會極歡又追尊京兆郡君爲秦太上君太上君景明三年薨於洛陽於此十六年矣太后以太上君墳瘞卑局更增廣爲起塋域門闕碑表侍中崔光等奏按漢高祖母始謚曰昭靈夫人後爲昭靈后薄太后母曰靈文夫人皆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今秦太上君未有尊謚陵寢孤立即秦君名宜上終稱兼設婦衛以慰情典請上尊謚曰孝穆權置園邑三十户立長丞奉守太后從之封國珍繼室梁氏爲趙平郡君元乂妻羊爲安

侍中封新平郡君又徙封馮翊君國珍子祥妻長安縣公主即清河王懌女也國珍年雖篤老而雅敬佛法時事潔齋自禮拜至於出入侍從猶能跨馬據鞍神龜元年四月七日步從所建佛像發第至閶闔門四五里八日又立觀像晚乃肯坐勞熱增甚因遂寢疾靈太后親侍藥膳十二日薨年八十給東園溫明祕器五時朝服各一具衣一襲贈布三千匹錢一百萬蠶千斤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太后還宮成服於九龍殿遂居九龍寢室明帝服小功服舉哀於太極東堂又詔自始薨至七

七皆爲設千僧齋齋令七人出家一百日設萬人齋二七人出家先是巫覡言將有凶勸令爲厭勝法國珍拒而不從云言凶有定分唯脩德以禳之臨死與太后訣云母子善臨天下慤勤至於再三又及其子祥云我唯有一子死後勿如比來以威抑之靈太后以其好戲時加威訓國珍故以爲言始國珍欲就祖父西葬舊鄉後緣前世諸胡多在洛葬有終洛之心崔光嘗對太后前問國珍云國公萬年後爲在此安厝爲歸長安國珍言當悟葬天子山陵及病危太后請問以後事竟言還安定語

遂憯忽太后問清河王懌與崔光等議去留懌等皆以病亂請從先言太后猶記崔光昔與國珍言遂營墓於洛陽太后雖外從衆議而深追臨終之語云我公之遠慕二親亦吾之思父母也追崇假黃鉞使持節侍中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太尉公司州牧制號太上秦公加九錫葬以殊禮給九旒鑾輅虎賁班劒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轀輬車謚曰文宣公賜物三千段粟一千五百石又詔贈國珍祖父父兄下逮從子皆有封職持節就安定監護喪事靈太后迎太上君神柩還第與

國珍俱葬贈襚一與國珍同及國珍神主入廟詔太常權給以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初國珍無男養兄眞子僧洗爲後後納趙平君生子祥字元吉襲封故事世襲例皆減邑唯祥獨得全封趙平君薨給東園祕器明帝服小功服舉哀于東堂靈太后服齊衰朞葬於太上君墓左不得祔合祥歷位殿中尚書中書監侍中改封平涼郡公薨贈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曰孝景僧洗字湛輝封爰德縣公位中書監侍中改封濮陽郡公僧洗自永安後廢棄不預朝政天平四年薨詔給東園祕器

贈太師太尉公錄尚書事雍州刺史謚曰孝眞長子寧字惠歸襲國珍先爵改爲臨涇伯後進爲公歷岐涇二州刺史卒謚曰孝穆女爲清河王亶妃生孝靜皇帝武定初贈太師太尉公錄尚書事謚曰孝昭子虔字僧敬元乂之廢靈太后虔時爲千牛備身與備身張車渠等謀乂事發乂殺車渠等虔坐遠徙靈太后反政徵爲吏部郎中太后好以家人禮與親族宴戲虔嘗致諫由是後宴謔多不預焉出爲涇州刺史封安陽縣侯興和三年以帝元舅超遷司空公薨贈太傅太尉公尚書僕射

徐州刺史謚曰宣葬日百官會葬乘輿送於郭外子長
粲仕齊累遷章武太守爲政清靜頗得民和除兼尚書
尚書左丞當官正色無所廻避尚書左僕射趙彥深密
勿樞要中書舍人裴澤便蕃左右以殿門受拜皆彈糾
之彥深等頗有恨言長粲不以介意後主踐阼長粲被
勑與黃門馮子琮出入禁中專典敷奏武成還鄴後主
在晉陽長粲仍受委留後後主從武成還鄴仍勑在京
省判度支尚書監議五禮武成崩與領軍婁定遠録尚
書趙彥深左僕射和士開高文遺領軍蔡連猛高阿那
肱僕射唐邕同知朝政時人號爲八貴於後定遠文遺
並出唐邕專典外兵蔡連猛阿那肱別總武任長粲常在
左右兼宣詔令從幸晉陽後主富於春秋庶事皆相歸
委長粲盡心毗奉甚得名譽又正爲侍中丁母憂給假
馳驛奔喪尋有詔起復前任隴東王長仁心欲入處機
要之地爲執政不許長仁疑長粲通謀大以爲恨遂言
於太后發其陰私請出爲州太后爲言於後主後主不
得已從焉除趙州刺史及辭長粲眷戀流涕後主亦憫
然慰勉之至州存心政事爲吏民所懷因泣髮手不得

舉矣瘖卒後主聞而傷悼在朝文武嗟嘆咸惜之贈司
空公尚書左僕射瀛州刺史謚文貞公長粲性溫雅在
官清潔但始居要密便爲子叔泉取清河崔德儉女爲
妻在晉陽處分用妻弟王遂與德儉對爲司徒主簿時
論以此譏之又性好戾有一侍婢其妻王驕妬手刺殺
之爲此忿恨數年不相見親表爲之語曰自我不見干
今三年後納妾李氏又與王別宅亦無朝拜之禮釐婦
公孫氏已殺三夫長粲不信彊取之令與李氏同住未
朞而亡子仲操位陳留太守次叔泉通直散騎侍郎先

是望氣者上言太白食昴法當大赦和士開奏聞詔降
罪人以應之尚書左僕射徐之才諳練往事語士開曰
天垂象見吉凶有成災者有不成災者案昴趙分或可
趙地有災古者王侯各在封邑故分野有災當其君長
今吾等虛名竟不之國刺史專令一境善惡所歸比來
多以刺史爲驗未幾而長粲死焉盛弟盛字歸興位左
衛將軍賜爵江陽男歷幽瀛二州刺史爲政清靜民吏
懷之轉冀州刺史卒贈司徒公錄尚書事定州刺史追
封陽平郡公謚曰懿穆明帝後納其女爲皇太后皇

甫集妻集字元會一字文都安定朝那人封涇陽縣公
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右衛大將軍贈侍中司空公謚
曰靜集弟度字文亮封安縣公累遷尚書左僕射領左
衛將軍度頗蔽每與人言自稱僕射時人方之毛嘉正
光初元乂出之爲都督瀛州刺史度不願出頻表固辭
乃除右光祿大夫孝昌元年爲司空領軍將軍加侍中
元乂之見出也恐朝夕誅滅度與妻陳氏多納其貨爲
之左右度無子養兄集子子熙爲子子熙嫂趙郡太守
裴他女他還京師度聞他外何消息他曰行路所聞唯
道明公多取元乂金帛遠近無不慨歎公宜戮此罪人
以謝天下陳氏聞而惡之子攝吏部事遷司徒兼尚書
令不拜尋轉太尉孜孜營利老而彌甚遷授之際皆自
請乞靈太后知其無用以臨洛氏難違之然所歷官最爲
貪鄙爾朱榮入洛西奔兄子華州刺史邕尋與邕爲人
所殺
楊騰弘農人文帝之舅也公實琅邪郡守封華陰男騰
妹爲京兆王愉妃故騰得尚公實游景明初襲爵後爲襄
城太守甚有聲稱文帝即位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河

東夷贈司空雍州刺史謚曰貞襄子盛
乙弗繪河南洛陽人文帝皇后之兄也文帝即位開府
儀同三司侍中中書監魏曰縣公又爲吏部尚書

北齊

趙猛太安狄郡人也姊爲文穆皇帝繼室生趙郡公琛
猛性方直頗有器幹齊神武舉義以預義勳封信都縣
伯累遷南營州刺史卒贈司空公
胡長仁字孝隆安定臨涇人武成皇后長兄也父延之
魏中書令兗州刺史太宰中贈司空公長仁以內戚歷
任尚書左丞武成崩參預朝政封隴東郡
王左丞[illegible]孝裕部中陸仁心盧元亮厚相結訝長仁每
上省孝裕[illegible]方鶩而來省[illegible]物既繁簿案堆積令史欲諮
都坐者日有百數孝裕屏人私請朝退亦相隨仁惠元
亮又伺閑而往停斷公事人號爲三佞長仁私游友密
處處追尋孝裕勸其來進和士開深疾之於是除孝裕
爲章武郡守元亮爲淮南郡守仁惠爲幽州長史孝裕
又說長仁曰王陽卧疾和士開必來王因而殺之入見
太后不過百日失官便代其處士開知其謀更從孝裕

爲北營州建德郡守長仁[illegible]干執事來爲領軍將相文武以主上富於春秋母后家[illegible]不可專政故抑而不許以本官攝選長仁性好威福意猶未盡先是尚書胡長粲奏事內省長仁疑粲間己苦請太后出之天統五年從駕自并還鄴夜發潼口帝以夜漏尚早停於路傍長仁後來謂是從行諸貴遂遣門客程牙馳驛呼問帝遣中尚食陳德信問是何人牙不答而走帝命左右追射之既而捉獲因令壯士撲之決馬鞭二百牙一宿便死士開因此遂令德信列長仁何親驕豪無畏憚由是除齊州刺史及辭於昭陽列伎引見長仁不敢發語唯泣涕橫流到任啓求暫歸所司不爲奏長仁怨憤謀今冀州人李楷牆刺和士開其弟長咸告之士開密與祖孝徵議之孝徵引漢文帝殺薄昭爲故事於是勑遣張固劉桃枝馳驛詣齊州責長仁謀害宰輔遂賜死先是太白食昴占者曰昴爲趙分不利胡王長仁未幾死長仁性好歌舞飲酒至數斗不亂自至齊州每進酒後必長歎歔欷流涕不自勝左右莫不怪之尋而後主納長仁女爲后重加贈長仁子君璧龍襲爵[illegible]王君璧弟丑石璋及

長仁弟長雍等前後七人並賜爵公門貴盛后廢後稍
稍黜退焉

隋

高祖外家呂氏其族蓋微平齊之後求訪不知所在至
開皇初濟南郡上言有男子呂永吉自稱有姑字苦桃
嫁爲楊忠妻勘驗知是舅子始追贈外祖雙周爲上柱
國太尉八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封齊郡公謚曰敬外祖
母姚氏爲齊敬公夫人詔並改葬於齊州立廟置守冢
以永吉襲爵留在京師及大業中授上黨郡太守性識
庸劣職務不理後去官不知所終永吉從父道貴性尤
頑騃言詞陋鄙初自鄉里徵入長安上見之悲泣道貴
畧無戚容但連呼帝名云種未定不可偷大似苦桃姊
後以數犯忌諱動致違忤上甚耻之乃命高熲厚加供
給不許接對朝士拜上儀同出爲濟南太守令即之任
斷其入朝道貴還至本郡頗自崇重每與人言自稱皇
舅數將儀衛出入閭里從故人游宴燕僚咸苦之後郡
廢終于家子孫無聞焉
獨孤羅字羅仁雲中人也其先爲部落大人父信周大

宗伯衛國公自有傳初信隨魏孝武入關中羅遂爲高氏所囚及信爲宇文護所誅羅始見釋寓居中山孤貧無以自給齊將獨孤永業以宗族故哀之爲買田宅遺以資蓄信入關後復娶二妻郭氏生子六人善穆藏順陁整崔氏生高祖獻皇后及齊亡高祖爲定州總管獻皇后遣人求羅得之相見悲不自勝侍御者皆泣於是厚遺車馬財物未幾周武帝以羅功臣子久淪異域徵拜楚安郡太守以疾去官歸京師諸弟見羅少長貧賤每輕侮不以兄禮事之羅性長者亦不與諸弟校競長

短后由是重之高帝爲丞相拜羅儀同嘗置左右既受禪詔追贈羅父其諸弟以羅母沒齊先無夫人號不當承襲上以問后后曰羅誠嫡長不可誣也於是襲爵趙國公以其弟善爲河內郡公穆爲金泉縣公藏爲虎牢縣公陁爲武喜縣公整爲千牛備身擢拜羅爲左領將軍遷左衛將軍前後賞賜不可勝計出爲涼州總管進位上柱國徵拜左武衛大將軍煬帝嗣位改封蜀國公未幾卒官謚曰恭子纂嗣位河陽都尉纂弟武都大業末爲河陽都尉焉長子開遠字文化及之弑逆也裴虔

通率賊入成象殿宿衛兵士皆從逆開遠時爲千牛與獨孤盛力戰閤下爲賊所執賊義而捨之善字伏陁幼聰慧善騎射以父勳封魏寧縣公魏廢帝元年又以父勳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長城郡公周孝閔帝踐阼除河州刺史以父負釁久廢於家保定三年乃授龍州刺史天和六年襲爵河內郡公從帝東征以功授上開府尋除兗州刺史政在簡惠百姓安之卒於州贈使持節柱國五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子覽嗣位右侯衛大將軍大業末卒陁字黎邪仕周官附上

主坐父徙蜀十餘年宇文護誅始歸長安其外祖母高氏先事猫鬼已殺其舅郭沙羅因轉入其家上微聞而不信會獻皇后及楊素妻鄭氏俱有疾召醫視之皆曰此猫鬼疾上以陁后之異母弟陁妻楊素之異母妹由是意陁所爲陰令其兄左監門郎將穆以情喻之上又遣左右諷陁陁言無有上不悅左轉遷州刺史出怨言上令左僕射高熲納言蘇威大理正皇甫孝綽大理丞楊遠等雜按之陁婢徐阿尼言李從陁母家來常事猫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其猫鬼每殺人所死

家財物潛移於畜猫鬼家陁嘗從家中索酒其妻曰無錢可酤陁因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錢阿尼便呪之居數日猫鬼向素家後上初從并州還陁於園中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皇后所受多賜吾物阿尼復呪之遂入宮中楊遠乃於門下外書遣阿尼呼猫鬼阿尼於是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扣而呼曰猫女可來無住宮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言被牽拽者云猫鬼已至上以其事下公卿奇章公牛弘曰祆由人興殺其人可以絶矣上令犢車載陁夫妻將賜死於其家陁弟司勳侍中整詣闕求哀於是免陁死除名以其妻楊氏爲尼先是有人訟其母爲人猫鬼所殺者上以爲祆妄怒而遣之及此詔誅被訟行猫鬼家陁未幾而卒煬帝即位追念舅氏聽以禮葬乃下詔贈正議大夫帝意猶不已復贈銀青光禄大夫二子延福延壽陁弟整位幽州刺史大業初贈金紫光禄大夫平鄉侯

外戚傳第一

忠義傳第一

通志一百六十六

晉史始立忠義傳後魏曰節義隋曰誠節今總曰

忠義

魏 魏不立此傳今取典韋等四人以爲編

典韋　龐悳

龐淯 毋丘儉　閻温 張恭　恭子就

晉

嵇紹 從子含　王豹

劉沈　麴允 焦嵩

賈渾　王育
韋忠　辛勉族弟寶
劉敏元　周該叔父敏
桓雄　韓階
周崎　易雄
樂道融　虞悝
沈勁　吉挹祖朗
王諒　宋矩
車濟　丁穆
辛恭靖　羅企生
張褘
宋
宋不立此傳以龔頴張進之、天與三人附孝義今析置此仍取袁淑袁粲二人冠之于首
袁淑
龔頴
張進之
袁粲子最　莫嗣祖一
卜天與子伯宗　弟天生
朱道欽　陳滿
齊
齊不立此傳以立冠先附孝義今析置此又取張沖一傳附于其下
丘冠先
梁
梁不立此傳今檢張嵊等四人爲編
張沖穿僧寄

張嵊　江子一

沈峻　韋繫

陳　陳不立此傳今以魯廣達充之

魯廣達　揚孝籍

後魏

干簡　段進

汲固　王玄威

婁提　劉溫侯

朱長生　于撰　晁清

劉侯仁　王榮世　孫道登　宗靈見　宗文

胡小彪

郭琰　沓龍超

乙速孤佛保

周　周書有孝節傳以李棠杜叔毗爲篇今折杜叔毗列在孝友復取柳檜一人與李棠置於此

李棠　柳檜

隋

劉弘　游元

馮慈明　張須陀

楊善會　獨孤盛 元文都

劉子翊　堯君素

陳孝意 張季珣 李珣弟傳琰 仲琰弟幼琮 松贊

魏

興韋陳留已吾人也形貌魁梧旅力過人有志節任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爲讎韋爲報之永故富春長備衛甚謹韋乘車載雞酒僞爲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永并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出永居近市一市驚駭追者數百莫敢近行四五里遇其伴轉戰得脫由是爲豪傑所識初平中張邈舉義以韋爲士曹司馬趙寵牙門旗長大人莫能勝韋一手建之寵異其材力後屬夏侯惇數斬首有功拜司馬太祖討呂布於濮陽布有別屯在濮陽西四五十里太祖夜襲其屯比明破之未及還會布救兵至三面捍戰時布身自搏戰自旦至日昳數十合相持急太祖募陷陣韋先占將應募者數二人皆重衣兩鎧棄楯但持長矛撩戟時西面又急韋進當之賊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

至矢韋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衆
退會日暮太祖乃得引去拜韋都尉引置左右將親兵
數百人常繞太祖帳韋既壯武其所將皆選卒每戰鬬
韋先登陷陣遷爲校尉性忠至謹重常晝立侍終日夜
宿帳左右稀歸私寢好酒食飲噉兼人每賜食於前大
飲長數斗左右相屬數人益乃供太祖壯之韋好持大雙
戟與長刀等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
戟八千斤太祖征荊州至宛張繡迎降太祖大悅延繡
及其將帥置酒高會太祖行酒韋持大斧立後刃徑尺

太祖所至之前韋輒舉斧目之竟酒繡及其將帥莫敢
仰視後十餘日繡反襲太祖營太祖出戰不利輕騎引
去韋戰於門中賊不得入兵遂散從他門並入時韋校
尚有十餘人皆殊死戰無不一當十賊前後至稍多韋
以長戟左右擊之一又入輒十餘矛摧左右死傷者畧
盡韋被數十創短兵接戰賊前搏韋雙挾兩賊擊殺
之餘賊不敢前韋復突賊殺數人創重發瞋目大罵而
死賊乃敢前取其頭傳觀之覆軍就視其軀太祖退住
舞陰聞韋死爲流涕募問取其喪親自臨哭之遣歸葬

襄邑拜子蒲爲郎中車駕每過常祀以中牢太祖思韋
功拜蒲爲司馬引自近文帝即王位以蒲爲都尉賜爵
關內侯
龐悳字令明南安狟道人也少爲郡吏州從事初平中
從馬騰擊反羌叛氐數有功稍遷至校尉建安中太祖
討袁譚尚於黎陽譚遣郭援高幹等略取河東太祖使
鍾繇率關中諸將討之悳隨騰子超拒援幹於平陽悳
爲軍鋒進攻援幹大破之親斬援首拜中郎將封都亭
侯後張白騎叛於弘農悳復隨騰征之破白騎於兩穀
間每戰常陷陣邪敵勇冠騰軍後騰徵爲衛尉悳留騰
超太祖破超於渭南悳隨超亡入漢陽保冀城後復隨
超奔漢中從張魯太祖定漢中悳隨衆降太祖素聞其
驍勇拜立義將軍封關門亭侯邑三百戶侯音衛開等
以宛叛悳將所領與曹仁共攻拔宛斬音開遂南屯樊
討關羽於樊下諸將以悳兄在漢中頗疑之悳常曰我
受國恩義在効死我欲身自擊羽今年我不殺羽羽當
殺我後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悳常乘白馬羽軍謂之
白馬將軍皆憚之仁復悳屯樊北十里會大霖雨十餘

日漢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憙與諸將避水陿上羽乘船攻之以大船四面射陿上憙乃被甲持弓箭不虛發將軍董衡部曲將董超欲降憙皆收斬之自平旦力戰至日過中羽攻益急矢盡短兵接戰憙謂督將成何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戰益怒氣益壯而水浸益吏士皆降憙與麾下將一人伍伯二人彎弓傅矢乘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失弓矢獨抱船覆水中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為將不早降何為憙罵羽曰

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邪我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也遂為羽所殺太祖聞而悲之為之流涕封其二子為列侯文帝即王位乃遣使就墓賜謚策曰昔先軫亡元王蠲絕脛隕身徇節前代美之惟侯戎昭果毅蹈義成名聲溢當時義高在昔寡人愍焉謚曰壯侯又賜之會等四人爵關內侯邑各百戶會勇烈有父風官至右衛將軍封列侯龐淯字子異酒泉表是人也初以涼州從事守破羌長會武威守張猛反殺刺史部郵商猛令曰敢有臨商者

死不赦淯聞之棄官奔喪所詣詣猛門裏匕首
欲因見以殺猛猛知其義士勿遣不殺由是以忠烈聞
太守徐揖請爲主簿後郡人黃昂反圍城淯棄妻子夜
踰城出圍告急於張掖燉煌二郡初疑未肯發兵淯欲
伏劍二郡感其義遂爲興兵軍未至而郡城已陷揖
死淯乃收斂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太祖聞之辟爲
掾屬文帝踐阼拜駙馬都尉遷西海太守賜爵關內侯
後徵拜中散大夫無子嗣曾嗣初淯姊
李壽所殺淯舅兄孟初三人同時病亡
壽家喜淯母娥爲

父報讎白日刺殺壽時在列女傳

閻溫字伯儉天水西城人也以涼州別駕守上邽令馬
超亡奔上邽郡人任養等舉衆迎之溫止之不能禁乃
馳還州超復圍州所治冀城甚急州乃遣溫密出告急
於夏侯淵賊圍數重溫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賊見其跡
遣人追遮之於顯親界得溫執還詣超超解其縛謂曰
今成敗可見足下爲孤城請救而執於人手義何所施
若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爲福之計也不
然今爲戮矣溫僞許之超乃載溫詣城下溫向城大呼

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立稱萬歲超怒數之曰足下不爲命計邪溫不應時超攻城久不下故徐謙溫冀其改意復謂溫曰城中故人有意以與吾同者不溫又不應遂切責之溫曰大事若有死無貳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吾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先是河右擾亂隔絶不通燉煌太守馬艾卒官府又無丞功曹張恭素有學行郡人推行長史事恩信甘著乃遣子就東詣太祖請太守時酒泉黃華張掖張進各據其郡欲與恭并勢就至酒泉爲華所拘執劫以白令就終不回私

與恭疏曰大人率勵燉煌忠義顯然豈以就在困厄之中而替之哉昔樂羊食子李通覆家經國之臣寧懷妻孥邪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掎之耳願不以下流之愛使就有恨於黃壤也恭即遣從弟華攻酒泉沙頭乾齊二縣恭又連兵尋繼華後以爲首尾之援別遣鐵騎二百迎吏官屬東緣酒泉北塞徑出張掖北河逢迎太守尹奉於是張進須黃華之助華欲救進西顧恭兵恐急擊其後遂詣金城太守蘇則降就竟平安奉得之官黃初二年下詔褒揚賜恭爵關內侯拜西域戊己校尉

數歲徵還將授以侍臣之位而以子就代焉恭至燉煌
固辭疾篤太和中卒贈執金吾就後爲金城太守父子
著稱於西州

晉

嵇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十歲而孤事母孝
謹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領選啓武帝曰康誥有言
父子罪不相及嵇紹賢侔郤缺宜加旌命請爲祕書郎
帝謂濤曰如卿所言乃堪爲丞何但郎也乃發詔徵之
起家爲祕書丞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
見嵇紹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雞群戎曰君復未見其父
耳累遷汝陰太守尚書左僕射裴頠亦深器之每曰使
延祖爲吏部尚書可使天下無復遺才矣沛國戴晞少
有才智與紹從子含相友善時人許以遠致紹以爲必
不成器晞後爲司州主簿以無行被斥州黨稱紹有知
人之明轉豫章內史以母憂不之官服闋拜徐州刺史
時石崇爲都督性雖驕奢而紹將之以道崇甚親敬之
後以長子喪去職元康初爲給事黃門侍郎時侍中賈
謐以好戚之寵年少居位潘岳杜斌等皆附託焉謐求

交於紹紹距而不答及謚諡紹時在省以不阿比凶族
封弋陽子遷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太尉廣陵公陳準
薨太常奏謚紹駁曰謚號所以垂之不朽大行受大名
細行受細名文武顯於功德幽厲表於闇蔽自頃禮官
協情謚不依本準謚爲過宜謚曰繆事下太常時雖不
從朝廷憚焉趙王倫篡位署爲侍中惠帝復阼遂居其
職司空張華爲倫所誅議者追理其事欲復其爵位紹
又駁之曰華歷位內外雖粗有善事然闔棺之責著于
遠近兆禍始亂華實爲之故鄭討幽公之亂斷子家之棺

魯戮

[illegible]紹篇[illegible]一 心重戮事已弘矣謂不宜復其
爵位珽其無罪時帝初[illegible]公正紹又上疏曰臣聞政前轍
者則車不傾革往弊者則政不爽太一統於元首百司
役於多士故周文興於[illegible]士成康穆於下也存不忘亡易
之善義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潁上大將軍無
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齊王冏既輔政驕奢
滋甚紹以書切諫之冏雖謙順以報其意然卒不能用
紹嘗詣冏諮事遇冏宴會召董艾葛旟等共論時政艾
言於冏曰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

推不受罔曰今日爲歡卿何吝此耶紹對曰公匡復社稷當軌物作則垂之於後紹雖虛薄忝備常伯腰絞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爲伶人之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不敢辭也罔大慙艾等不自得而退頃之以公事免罔以爲左司馬旬日罔被誅初兵交紹奔散赴宮有持弩在東閤下者荊射之遇有殿中將兵蕭隆見紹姿容長者疑非凡人輒前拔箭於此得免遂還滎陽舊宅尋徵爲御史中丞不拜後爲侍中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舉兵向京都以討長沙王乂大駕次于城東乂宣言於衆曰今日西討欲誰爲都督乎六軍之士皆曰願嵇侍中勢力前驅死猶生也遂拜紹使持節平西將軍屬又被執紹復爲侍中公王以下皆詣鄴謝罪於穎紹等咸見赦宥黜免爲庶人尋而朝廷復有北征之役徵紹復其爵位紹以天子蒙塵承詔馳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及侍衛者莫不潰散惟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乘輿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沉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初紹之行也侍中秦準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

否紹正色曰大駕親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無戰若使
皇輿失守臣節有在駿焉何爲聞者莫不歎息及張方
逼帝遷長安河間王顒表贈紹司空進爵爲公會帝還
洛陽事遂未行東海王越屯許路經滎陽過紹墓哭之
悲慟刊石立碑又表贈官爵帝乃遣使冊贈侍中光祿
大夫加金章紫綬進爵爲侯賜墓田一頃客十户祠以
少牢元帝爲左丞相承制以紹死節事重而贈禮未副
勳德西平靖王尉祠以少牢及帝即位賜謚曰忠穆復
加太宰文侯謚曰獻公行已不飾小節然曠而有檢通而

不雜與從子含等五人共居撫恤如所同生門人故吏
思慕遺愛行服墓次畢三年者三十餘人長子眎有父
風早卒以從孫翰襲封咸帝時追述紹忠以翰爲奉朝
請翰以無兄弟自表還本宗太元中孝武帝詔訪紹宗
族襲爵主祀於是復以翰孫曠爲弋陽侯含字君道祖
喜徐州刺史父蕃太子舍人含好學能屬文家在鞏縣
亳丘自號亳丘子門曰歸厚之門室曰慎終之室楚王
瑋辟爲掾瑋誅坐免舉秀才除郎中時弘農王粹以貴
公子尚主館宇甚盛圖莊周於室廣集朝士使含爲之

讚含援筆爲弔文文不加點其序曰帝壻王弘遠華池
豐室廣延賢彥圖莊生垂綸之像記先達辭聘之事畫
眞人於刻桷之室載退士於進趣之堂可謂託非其所
可弔不可讚也其辭曰邁矣莊周天縱特放大塊授其
生自然資其量器盛神清窮玄極曠人僞俗季眞風既
散野無訟蚊之聲觀有爭寵之嘆上下相陵長幼失貫
於是借玄虛以助濁引道德以自奬戶詠恬曠之辭家
畫老莊之象今王生沉淪名利身尚帝女連耀三光有
出無處池非巖石之溜宅非芳茨之宇馳蚊產於皇衢

畫茲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蹈何爲生處巖岫之居死
寄雕楹之屋託非其所沒有餘辱悼大道之湮晦遂含
悲而吐曲粹有愧色齊王冏辟爲征西參軍襲爵武昌
縣侯長沙王乂召爲驃騎記室督尚書郎乂與成都王
穎交戰穎軍轉盛尚書郎旦出督戰夜還理事含言於
乂曰昔魏武每有軍事增置掾屬青龍三年尚書令陳
矯以有軍務亦奏增郎今姦逆四逼王路擁塞倒懸之
急不復過此但居曹理事尚須增郎況今都官中騎三
曹畫出督戰夜還理事一人兩役內外廢之含謂今有

十萬人都督各有主師推轂授綏委付大將不宜復令
臺僚雜與其間乂從之乃增郎及令史懷帝爲撫軍將
軍以含爲從事中郎惠帝北征轉中書侍郎及蕩陰之
敗含走歸滎陽永興初除大弟中庶子西道阻閡未得
應召范陽王虓爲征西將軍屯許昌復以含爲從事中
郎尋授振威將軍襄城太守虓爲劉喬所破含奔鎮南
將軍劉弘於襄陽弘待以上賓之禮含性通敏好薦達
賢才常欲棄趙武之謚加臧文之罪屬陳敏作亂江揚
震蕩南越險遠而廣州刺史王毅病卒弘表含爲平越

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未發會弘卒時或欲留含領荊
州含性剛躁素與弘司馬郭勵有隙勵疑含將爲己害
夜掩殺之時年四十四懷帝即位謚曰憲
王豹順陽人也少而抗直初爲豫州別駕齊王冏爲大
司馬以豹爲主簿冏驕縱失天下心豹致牋於冏曰豹
伏思晉政漸缺始自元康以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
終乃事勢使然未爲輒有不善也今公尅平禍亂安國
定家故復因前傾覆之法尋中間覆車之轍欲冀長存
非所敢聞今河間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

大封於江漢三面貴王各以方剛彊盛並典戎馬處險
害之地且明公興義討逆功蓋天下聖德光茂名振當
世今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
則亢龍有悔退則蒺藜生庭冀此求安未知其福敢以
淺見陳寫愚情昔武王伐紂封建諸侯爲二伯自陝以
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及至其末霸國之世
不過數州之地四海彊兵不敢入關九鼎所以然者天
下習於所奉故也今誠能尊用周法以成都爲北州伯
統河北之王侯明公爲南州伯以攝南土之官長各因

本職出居其方樹德於外盡忠於內歲終率所領而貢
於朝簡良才命賢儁以爲天子百官則四海長寧萬國
幸甚明公之德當與周召同其至美危敗路塞社稷可
保願明公思高祖納婁敬之策悟張良履足之謀遠臨
深之危保泰山之安若合聖思宛許可都也書入無報
豹重戕曰昔周公以武王爲兄成王爲君伐紂有功以
親輔政執德弘深聖思愽遠至忠至仁至孝至敬而攝
事之日四國流言離王出奔居東三年賴風雨之變成
王感悟若不遭皇天之應神人之察恐公旦之禍未知

所恨也至於執政猶與召公分陝爲伯今明公自視功德孰如周公旦元康以來宰相之患危機竊發不及容思密禍潛起輒在呼嗡豈獲晏然得全生計前鑒不遠公所親見也君子不有遠慮必有近憂憂至乃悟悔無所及也今若從豹此策皆遣王侯之國北與成都分河爲伯成都在鄴明公都宛寬方千里以與圻內侯伯子男小大相率結好要盟同奬皇家貢御之法一如周典若合聖規可先言與成都共論雖以小才願備行人昔厮養燕趙之微者耳言里奚秦楚之商人也一開其說

兩國以寧況豹雖陋大州之綱紀加明公起事險難之主簿也故身雖輕其言未必否也囧令曰得前後白事具意輒別思量也會長沙王乂至於囧案上見豹牋謂囧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鞭下打殺囧既不能嘉豹之策遂納乂言乃奏豹曰臣忿奴凶肆逆皇祚顛墜與成都長沙新野共興義兵安復宗室輟唯欲勠力皇家與親親宗室腹心從事此臣夙夜自誓無負神明而主簿王豹比有白事敢造異端謂臣恭備宰相必遘危害慮在一旦不祥之聲可蹻足而待欲臣與成都分陝爲伯盡

出蕃王上誣聖朝鑒御之威下長妖惑疑阻衆心噂喈
背憎巧賣百端訕上謗讒內間外遘惡道姦坐生猜
嫌昔孔丘匡魯而誅少正子產相鄭先戮鄧析誠以交
亂名實若趙高詭怪之類也豹爲臣不忠不順不義輒
勑都街考竟以明邪正豹將死曰懸吾頭大司馬門見
兵之攻齊也衆庶寃之俄而囚敗

劉沆字道眞燕國薊人也世爲北州名族少仕州郡博
學好古太保衛瓘辟爲掾領本邑大中正敦儒道愛賢
能進霍原爲二品及廷理張華皆辭旨明峻爲當時所
稱齊王冏輔政引爲左長史遷侍中于時李流劉羆
沆以侍中假節統益州刺史羅尚梁州刺史許雄等以
討流行次長安河間王顒
詔留沆爲軍司遣席遷代之
後領雍州刺史及張昌作
亂詔顒遣沆將州兵萬人并
征西府五千人自藍田關
以討之顒不奉詔沈自領州
兵至藍田顒又逼奪其衆長沙王乂命沆將武吏四百
人還州張方既逼京都王師屢敗王湖祖逖言於乂曰
劉沆忠義果毅雍州兵力足制河間宜啓上詔與沆使
發兵襲顒顒窘急必召張方以自救此計之良也乂從

之沈奉詔馳檄四境合七郡之衆及守防諸軍塢壁甲士萬餘人以安定太守衙愕新平太守張光安定功曹皇甫澹爲先登襲長安顒時頓于鄭縣之高平亭爲東軍聲援聞沈兵起還鎮渭城追督護虞巍率步騎萬餘人逆沈於好時接戰巍衆敗顒大懼退入長安果急呼張方沈渡渭而壘顒每遣兵出鬬輒不利沈乘勝攻之使澹博以精甲五千從長安門而入力戰至顒帳下沈軍來遲顒軍見澹等無繼益倍馮翊太守張輔率衆攻顒横擊之大戰於府門澹父子皆死之澹又被檜顒

奇澹壯勇將沔之澹不爲之屈於是見殺沈軍遂敗率餘卒屯于故營張方遣其將敦煒夜至沈軍大驚而潰與麾下百餘人南遁爲陳倉令所執沈謂顒曰夫知己之顧輕在生之節重不可違君父之詔量彊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葅醢之戮甘之如薺辭義懍慨見者哀之顒怒鞭之而後腰斬有識者以顒干上犯順虐害忠義知其滅亡不久也

麴允金城人也與游氏世爲豪族西州爲之語曰麴與游牛羊不數頭旬開朱門北望青樓洛陽傾覆闔門鼎等

立秦王爲皇太子於長安鼎總攝百揆允時爲安夷護
軍始平太守心害鼎功自規權勢因鼎殺京兆太守梁
綜乃與綜弟馮翊太守緯等攻鼎走之會雍州刺史雷
正爲屠各所殺允代其任愍帝即尊位以允爲尚書仆
僕射領軍持節西戎校尉録尚書事雍州如故時劉曜
殺凱趙染數萬衆逼長安允擊破之擒凱於陣曜復攻
比地允爲大都督驃騎將軍次于青白城以救之曜陷
而轉寇上郡允軍于靈武以兵弱不敢進曜後復圍其
地太守麴昌遣使求救允率步騎赴之去城數十里

賊繞城放火煙塵蔽天縱反間詐允曰郡城已陷焚燒
向盡無及矣允信之衆懼而潰後數日麴昌突圍赴長
安北地遂陷允性仁厚無威斷吳皮王隱之徒無賴凶
人皆加重爵新平太守竺恢始平太守楊像扶風太守
竺爽安定太守焦嵩皆征鎮杖節加侍中常侍村塢主
帥小者猶假銀青將軍之號欲以撫結衆心然諸將驕
恣恩不及下人情頗離由是羌胡因此跋扈關中淆亂
劉曜復攻長安百姓飢甚死者太半久之城中窘逼帝
將出降歎曰誤我事者麴索二公也帝至平陽爲劉聰

所幽辱允伏地號哭不能起聰大怒幽之於獄允發憤自殺聰嘉其忠烈贈車騎將軍謚節愍侯焦嵩安定人初率衆據雍曜之逼京都允告難於嵩嵩素侮允曰須允困當救之及京都敗嵩亦尋爲寇所滅

賈渾不知何郡人也太安中爲介休令及劉淵作亂遣其將喬晞攻陷之渾抗節不降曰吾爲晉守不能全之豈苟求生以事賊虜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哉晞怒執將殺之晞將尹菘曰願將軍舍之以勸事君者晞不聽遂害之

王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爲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歔欷流涕時有暇節即折薄學書忘而失羊爲羊主所責育將鬻己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身長八尺餘鬚長三尺容貌絕異音聲動人子章以兄之子妻之爲立別宅分之資業育受之無愧色然行己任性頗不偶俗及妻喪乎之者不過四五人然昔鄉閭名士太守杜宣命爲主簿俄而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鄉往爲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

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我畏死鵝乎育執刀叱攸曰君辱臣死自昔而然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之蝕耳小縣令敢輕辱吾君汝謂吾刀鈍邪敢如是乎前將殺之宣懼跣下抱育乃止自此知名司徒王渾辟爲掾除南武陽令爲政清約宿盜逃奔他郡遷并州督護成都王穎在鄴又以育爲振武將軍劉淵之爲北單于育說穎曰劉淵今去育請爲殿下從之不然懼不至也穎然之以育爲破虜將軍淵遂拘之其後以爲太傅

韋忠字子節平陽人也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好學博通性不虛諾閉門脩己不交當世每至吉凶親表贈遺一無所受年十三喪父哀慕毀悴杖而後起司空裴秀弔之匍匐號訴哀慟感人秀出而告人曰此子長大必爲佳器歸而命子顏造焉服闋遂廬於墓所顏慕而造之皆託行不見家貧藜藿不充人不堪其憂而忠不改其操顏爲僕射數言之於司空張華華辭之辭病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顏欲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天之所宜

行邪裴常有心託我常恐洪濤蕩岳餘波見漂況可臨
尾閭而闚沃焦哉太守陳楚辟爲功曹會山羌破郡楚
攜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
章忠願以身代使君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相謂曰
義士也舍之忠於是負楚以歸後仕劉聰爲鎮西大將
軍平羌校尉討叛羌矢盡不屈節而死

辛勉字伯力隴西狄道人也父洪左衛將軍勉博學有
貞固之操懷帝世累遷爲侍中及洛陽陷隨帝至平陽
劉聰將署爲光祿大夫勉固辭不受聰遣其黃門侍郎
喬度齎樂酒逼之勉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高
節事二姓下見武皇帝哉引藥將飲度遽止之曰亡上
相試耳君真高士也歎息而去聰嘉其貞節深敬異之
爲築室於平陽西山月致酒米勉亦辭而不受年八十
卒族弟賓愍帝時爲尚書郎及帝蒙塵於平陽劉聰使
帝洗爵行酒欲觀晉臣在朝者意賓起抱帝大哭聰曰
前殺度珉輩故不足爲戒邪引出遂加害焉

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也厲己脩學不以險難改心好
星歷陰陽術數潛心易太玄不好讀史常謂同志曰誦

書當味義穀何爲費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
理之門能明此者即吾師之永嘉之亂自齊西奔同縣
管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而西行及滎陽爲盜所劫敏元
已免乃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無幾願以身代
願諸公舍之賊曰此公於君何親敏元曰同邑人也窮
窶無子依敏元爲命諸公若欲役之老不堪使若欲食
之復不如敏元乞諸君哀也有一賊瞋目叱敏元曰吾
不放此公憂不待汝乎敏元舊劍曰吾豈望生邪當殺
汝而後死此公窮老神祇尚當哀矜之吾親非正因義

非師友但以見投之故乞以身代詞六夫慈惠皆有聽
吾之色汝何有靦面目而發斯言顧謂諸盜長曰夫仁
義何常寧可失諸君子上當爲高皇光武之事下豈失
爲陳項乎當取之由道使所過稱詠威德奈何容畜此
人以損盛美當爲諸君除此人以成諸君霸王之業前
將斬之盜長遽止之而相謂曰義士也害之犯義乃俱
免之後仕劉曙爲中書侍郎太尉長史
周該天門人也性果烈以義勇稱雖不好學而率由名
教叔父紹爲宜都內史亦忠節士也聞譙王承立義湘

州甘卓又不同王敦之舉而書檄不至紹謂該曰吾常
疾王敦挾陵上之心今稱兵構逆有危社稷之勢譙王
宗室之望據方州之重建旗誓衆圖襲武昌甘安南少
著勇名士馬器械當今爲盛聞譙王尅期舉義此乃烈
士急病之秋吾致死之時也汝其成吾之志申款於譙
王乎該欣然奉命潛至湘州與承相瓦口陳至誠承大
悅會王敦遣其將魏乂圍承甚急該乃與湘州從事周
崎間出反命俱爲乂所執考之至死竟不言眞故紹由
是獲免王敦之難

桓雄長沙人也少仕州郡譙王承爲湘州刺史命爲主
簿王敦之逆承爲敦將魏乂所執佐吏奔散雄與西曹
韓階從事武延並毀服爲僮豎隨承向武昌乂見雄姿
貌長者進退有禮知非凡人有畏憚之色因害之
韓階長沙人也性廉謹篤爲閭里所敬愛刺史譙王
承辟爲議曹祭酒轉西曹書佐及承爲魏乂所執送武
昌階與武延等同心隨從在承左右桓雄被害之後二
人執志愈固及承遇禍階延親營殯殮送柩還都朝夕
哭奠俱葬畢乃還

周崎邵陵人也爲湘州從事王敦之難譙王承使崎求救于外與周該俱爲魏乂偵人所執乂責崎辭情臨以白刃崎曰州將使求援于外本無定指隨時制宜耳乂謂崎曰汝爲我語城中稱大將軍已破劉隗戴若思甘卓住襄陽無復異議三江州郡萬里肅清外援璆絶如是者我當活汝崎僞許之既到城下大呼曰王敦軍敗於于湖甘卓南已尅武昌即日分遣大衆來赴此急努力堅守賊今散矣乂於是數而殺之

易雄字興長長沙瀏陽人也少爲縣吏自念卑賤無由自達乃脫幘衿縣門而去因習律令及施行故事交結豪右州里稱稱之仕郡爲主簿張昌之亂也執太守萬嗣將斬之雄與賊爭論曲直賊怒叱使牽雄斬之雄趨出自若賊又呼問之雄對如初如此者三賊乃舍之嗣由是獲免雄遂知名舉孝廉爲州主簿遷別駕自以寒門不宜久處上綱謝職還家後爲舂陵令刺史譙王承既距王敦將謀起兵以赴朝廷雄承符馳檄遠近列敦罪惡宣募縣境數日之中有衆千人負糧荷戈而從之承既固守而湘中殘荒之後城池不完兵資又闕敦遣

魏又李恒攻之雄勉厲所統扞禦累旬士卒死傷者相
枕力盡城陷爲又所虜意氣慷慨神無懼色送到武昌
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
弱不能救國之難王室如燬雄安用生爲今日即戮得
作忠鬼乃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衆人皆賀雄笑曰
昨夜夢乘車掛肉莫傍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傍有
斤吾其戮乎尋而敦遣殺之當時見者莫不傷惋

樂道融丹楊人也少有大志好學不倦與朋友信每約
己而務周給有國士之風爲王敦參軍敦將圖逆謀害

朝賢以告甘卓卓以爲不可遲留不赴敦遣道融召之
道融雖爲敦佐忿其逆節因說卓曰主上躬統萬機非
專任劉隗今慮七國之禍故割湘州以削諸侯而王氏
擅權日久卒見分政便謂被奪耳王敦暫恩肆逆舉兵
伐主國家待君至厚今若同之豈不負義生爲逆臣死
爲愚鬼不成宗黨之恥邪君當僞許應命而馳襲武昌
敦衆聞之必不戰自散六勳可就矣卓大然之乃與巴
東監軍柳純等露檄陳敦過逆率所統致討又遣齎表
詣臺卓性不果決且年老多疑遂待諸方同進出軍稽

遲至豬口敦聞卓已下兵卓兄子邛時爲敦參軍使邛求和於卓令其旋軍卓信之將旋主簿鄧騫與道融勸卓曰將軍起義兵而中廢爲敢軍之將竊爲將軍不取今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一旦而還恐不可得也卓不從道融晝夜流涕諫卓亘愛憤而死

虞悝長沙人也弟望字子郗並有士操孝悌廉信爲鄉黨所稱而俱好臧否以人倫爲已任少仕州郡兄弟更爲治中別駕元帝爲丞相招延四方之士多辟府掾時人謂之百六掾望亦被召恥不應譙王承臨州知其名檄悝爲長史未到遭母喪會王敦作逆承往弔悝因留與語曰吾前被詔遣鎮此州正以王敦專擅防其爲禍今敦果爲逆謀吾受任一方欲率所領馳赴朝廷而衆少糧乏且始到貴州恩信不著卿兄弟南夏之翹儁而智勇遠聞古人墨衰即戎況今鯨鯢塞路王室危急安得遂罔極之情忘忠義之節乎如今起重將士器械可以濟不悝望對曰王敦居分陝之任一旦構逆圖危社稷此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共嫉大王不以猥劣枉駕訪及悝兄弟並受國恩敢不自奮今天朝中興人思晉

德大王以宗子之親奉信順而誅有罪孰敢不荷戈致命
但鄱州荒弊糧器空竭舟艦寡少難以進討宜且收衆
固守傳檄四方其勢必分然後圖之事可捷也承以爲
然乃命悝爲長史望爲司馬督護諸軍湘東太守鄭澹
敦之姊夫也不順承旨遣望討之望率衆一旋直入郡
斬澹以徇四境及魏又來攻望每先登力戰而死城破
悝復爲又所執將害之子寄對之號泣悝謂曰人生有
死闔門爲忠義鬼亦何恨哉及王敦平贈悝襄陽太守
望滎陽太守遣謁者至墓祭以少牢

沈勁字世堅吳康武興人也父充與王敦爲逆衆敗而
逃爲部曲將吳儒所殺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
其後竟殺儒人勁少有節操哀父死於非義欲立勳以
雪前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進郡將王胡之深異
之及遷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將鎮洛陽上疏曰臣當藩
衛山陵式遏戎狄雖義督群心人思自百然方翦荆棘
奉宣國恩艱難急病非才不濟吳興男子沈勁清操著
於鄉邦貞固足以幹事且臣今西文武義故吳興人最
多若令勁參臣府事者見人既悅義附亦衆勁父充昔

雖得罪先朝然其門户累經曠蕩不審可得特垂沛然許亘所上否詔聽之勁既應命胡之以疾病解職升平中慕容恪侵逼山陵時冠軍將軍陳祐守洛陽衆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効力因以勁補冠軍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助祐擊賊頻以寡制衆而糧盡援絶祐懼不能保全會賊寇許昌祐因以救許昌爲名興寧三年留勁以五百人守城祐率衆而東會許昌已没祐因奔崖塢勁志欲致命欣獲死所尋爲恪所攻城陷被執神氣自若恪奇而將宥之其中軍將軍慕容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爲人用今若赦之必爲後患遂遇害恪還從容言於慕容暐曰前平廣固不能濟辟閭今定洛陽而殺沈翌實有愧於四海朝廷聞而嘉之贈東陽太守子赤黔爲大長秋赤黔子叔任義熙中爲益州刺史

吾挹字祖沖馮翊蓮芍人也祖朗愍帝時爲御史中丞西朝不守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亘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挹少有志節孝武帝初苻堅陷梁益桓豁表挹爲魏興太守尋加輕車將軍領晉昌

太守以距堅之功拜員外散騎侍郎苻堅將韋鍾攻魏興挹遣將距之斬亡百餘級加督五郡軍事鍾率衆欲趣襄陽挹又邀擊斬五千餘級鍾怒迴軍圍之挹又屢挫其銳其後賊衆繼至挹力不能抗城將陷引刀欲自殺其友止之曰且苟存以展他計爲計不立死未晚也挹不從友人逼奪其刀會賊執之挹閉口不言不食而死車騎將軍桓沖上言曰故輕車將軍魏興太守吉挹祖朗西臺傾覆隕身守節挹世篤忠孝乃心本朝臣亡兄溫昔伐咸陽軍次灞水挹攜將二弟單馬來奔錄其

遂誠仍加擢授自新野太守轉在魏興久處兵任委以邊戍疆埸歸懷著稱所涖前年狡寇縱逸浮河而下挹孤城獨立衆無一旅外摧凶銳內固津要虜賊舟船俘馘千計而賊并力攻圍經歷時月會襄陽失守邊情沮喪加衆寡勢殊以至陷沒挹辭氣慷慨志在不辱被刃推文期之以隕將吏持守用不即斃遂乃杜口無言絕粒而死挹參軍史頴近於賊中得還齎挹臨終手疏并具說意狀挹之忠志猶在可錄若蒙天施垂留宥之恩則榮加枯朽惠隆泉壤矣帝嘉之追贈益州刺史

王諒字幼成弄楊人也少有幹畧爲王敦所擢參其府
事稍遷武昌太守初新昌太守梁碩專威交土迎立陶
咸爲刺史咸卒王敦以王機爲刺史碩發兵距機自領
交趾太守乃迎前刺史脩則子湛行州事永興三年敦
以諒爲交州刺史諒將之任敦謂曰脩湛梁碩皆國賊
也卿至便收斬之諒既到境湛退還九真廣州刺史陶
侃遣人誘湛來詣諒於諒來從人不得入閤既前執之
碩時在坐曰湛故州將之子有罪可遣不足殺也諒曰
是君義故無豫我事碩怒而出諒陰謀誅碩使

客刺之弗克碩遂率衆圍諒於龍編陶侃遣軍救之未
至而諒敗碩逼諒奪其節諒固執不與遂斷諒右臂諒
正色曰死且不畏臂斷何有十餘日憤恚而卒碩據交
州凶暴酷虐一境患之竟爲侃軍所滅傳首京師
宋矩字處期燉煌人也慷慨有志節張重華據涼州也
以矩爲宛戍都尉石虎遣將麻秋攻大夏護軍梁殷執
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書致矩矩既至謂秋曰
爾父事君當立功與義苟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
肯皆主覆宗倫生於世先殺妻子自刎而死秋曰義士

也命葬之重華嘉其誠節贈振威將軍

車濟字萬度燉煌人也果毅有大量張重華以爲金城令爲右虎將麻秋所陷濟不爲秋屈秋必欲降之乃臨之以兵濟辭色不撓曰吾雖才非龐悳而受任同之身何殺志不可移乃伏劍而死秋歎其忠節以禮葬之後重華迎致其喪親臨慟哭贈宜禾都尉

丁穆字彥遠譙國人也積功勞封眞定侯累遷爲順陽太守太元四年除振武將軍梁州刺史受詔未發會苻堅遣衆寇順陽穆戰敗被執至長安稱疾不仕僞朝堅又傾國南寇穆與關中人士唱義謀襲長安事泄被害臨死作表以付其妻周其後周得至京師詣闕上之孝武帝詔曰故順陽太守眞定侯丁穆力屈身陷而誠節彌固直亮壯勁義貫古烈其喪柩始反言尋傷悼可贈龍驤將軍雍州刺史賻賜一依周遮故事爲立屋宅并給其妻衣食以終厥身

辛恭靖隴西狄道人也少有器幹才量過人隆安中爲河南太守會姚興來寇恭靖固守百餘日以無救而陷被執至長安興謂之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可乎恭

靖厲色曰我寧爲國家鬼不爲羌賊臣興怒幽之別室
經三年至元興中誑守者乃踰垣而遁歸于江東安帝
嘉之桓玄請爲諮議參軍置之朝首尋而病卒
羅企生字宗伯豫章人也多才藝初拜著作佐郎以家
貧親老求補臨汝令刺史王凝之請爲別駕殷仲堪之
鎮江陵引爲功曹累遷武陵太守未之郡而桓玄攻仲
堪仲堪更以企生爲諮議參軍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
憂之謂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成敗天也
吾當死生以之仲堪果走文武無送者唯企生從焉路
經家門其弟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企生迴
馬授手遵生有勇力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
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
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
於路待之企生遥呼曰生死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企
生無脫理策馬而去玄至荊州人士無不詣者企生獨
不往而營理仲堪家或謂之曰玄猜忍之性未能取卿
誠節若遂不詣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是殷侯吏見
遇以國士爲弟以力見制遂不我從不能共殄醜逆致

此奔敗亦何面目復就桓第求生乎玄聞之大怒然素待企生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爲殷荆州吏荆州奔亡存亡未判何顏復謝玄即收企生遣人問欲何言答曰文帝殺嵇康嵇紹爲晉忠臣從公乞一第以養老母玄許之又引企生於前謂曰吾相遇甚厚何以見負今者死矣企生對曰使君既興晉陽之甲軍次潯陽並奉王命各還所鎮升壇盟誓口血未乾而生姦計自傷力劣不能翦滅凶逆恨死晚也玄遂害之時年三十七衆咸悼焉先是玄以羔裘遺企生母胡氏及企生遇害母即日焚裘

張禕吳郡人也少有操行恭帝爲琅邪王以禕爲郎中令及帝踐阼劉裕以禕帝之故吏素所親信封藥酒一甕付禕密令鴆帝禕既受命而歎曰酖君而求生何面目視息世間哉不如死也因自飲之而死

宋

宋書不立忠義傳以龔頴張進之卜天與三人附孝義傳今析置此仍取袁淑袁粲二人冠於其首

袁淑字陽源陳郡陽夏人也父豹丹楊尹太尉長史淑少有風氣年數歲伯父湛謂家人曰此非凡兒至十餘歲爲姑夫王弘所賞不爲章句之學而博涉多通文彩

遒豔縱橫有才辯本州命主簿著作佐郎太子舍人並不就彭城王義康命爲司徒軍司祭酒義康不好文學雖外相禮接意好甚疎劉湛淑從母兄也欲其附己而淑不以爲意由是大相乖失淑乃爲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王人門非植蘭所尋以久疾免官元嘉二十六年累遷尚書吏部郎其秋大舉北伐淑侍坐從容曰今當席卷趙魏檢玉岱宗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一篇文帝曰盛德之事我何足以當之出爲始興王濬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還爲御史中丞時魏軍南侵至瓜步文帝使百官議防禦之術淑上議擊之其言甚誕淑喜爲誇侈每爲時人所嘲始興王濬常送錢三萬餉淑一宿復遣追取謂爲使人謬誤欲以戲淑淑與濬書云聞之前志曰七年之中一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況密邇旬次何其裒益之亟也竊恐二三諸侯有以觀大國之政是用敢布腹心遷太子左衛率元凶將爲逆其夜淑在直二更許劭呼淑及蕭斌等流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受枉明旦便當行大事望相與勠力淑及斌並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

劭怒變色左右皆聳動斌懼曰謹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眞有是邪殿下幼時常患風或是疾動耳劭愈怒因問曰事當尅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尅但既尅之後爲天地所不容大禍亦旋至耳劭左右引淑衣曰此是何事而可言罷劭因起賜淑等袴褶又就主衣取錦裁三尺爲一段又中裂之分斌與淑及左右使以縛袴褶淑出還肖繞牀至四更乃寢劭將出已與蕭斌同載呼淑甚急淑眠終不肯起劭停車奉化門外催之相續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辭不上劭命殺之於奉化門外槐樹下時年四十六劭即位追贈太常孝武即位詔贈侍中太尉謚曰忠憲公又詔淑及徐湛之江湛王僧綽卜天與家長給廩淑從子粲字景倩父濯揚州秀才早卒粲幼孤其祖哀之名之曰愍孫伯叔並當世榮顯而愍孫飢寒不足母琅邪王氏太尉長史誕女也躬事績紡以供朝夕愍少好學有清才[illegible]父洵爲吳郡擁敝裘讀書足不踰戶其從兄顗出游要愍孫愍孫輒稱疾不動叔父淑雅重之語子弟曰我門不幸之賢愍孫必當復爲三公或有欲與顗婚者顗父洵曰顗[illegible]正可與愍孫婚耳時愍

孫在坐流涕起出早以行操見知初爲揚州從事文帝安
北參軍孝武即位稍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孝建元
年文帝諱日郡臣並於中興寺八關齋中食竟愍孫與黃
門郎張淹更進魚肉食尚書令何尚之密以白孝武孝武
使御史中丞王謙之糺奏並免官二年起爲廷尉大明元
年復爲侍中領射聲校尉封興平縣子三年坐納山陰民
丁承文貨舉爲會稽郡孝廉免官五年爲左衛將軍加給
事中七年轉吏部尚書左衛如故其年皇太子冠上臨宴
東宮與顏師伯柳元景沈慶之等並摴蒱愍孫勸師伯酒

師伯不飲愍孫因折辱之曰不能與佞人周旋師伯見
寵於上上常嫌愍孫以寒素陵之因此發怒曰袁濯兒
不逢朕負外郎未可得也而敢以寒士遇物將手刃之
命引下席愍孫色不變沈柳並起爲謝久之得釋出爲
海陵太守廢帝即位愍孫在郡夢日墮其胷上因驚尋
被徵管機密歷吏部尚書侍中驍騎將軍愍孫峻於儀
範廢帝裸之逼使走愍孫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
晦雞鳴不已明帝泰始元年爲司徒左長史南東海太
守愍孫清整有風操自遇甚高嘗著妙德先生傳以續

嵇康高士傳後以自況曰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氣志深虛姿神清映性孝履順褸沖業簡有舜之遺風先生幼夙多疾性疎懶無所營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龍譚天之藝皆汎識其大歸而不以成名家貧嘗仕非其好也混其聲迹晦其心用席門常掩三逕裁通雖揚子寂寞嚴叟沈冥不是過也脩道遂志終無得而稱焉又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有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惟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爲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

針藥莫不必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矣愍孫幼慕荀奉倩之爲人白孝武求改名爲粲不許至明帝立乃請改爲粲字景倩其外孫王筠又云明帝多忌諱以反語哀愍爲殞門帝意惡之故令改焉二年遷領軍將軍仗士三十人入六門其年徙中書令領太子詹事三年轉尚書僕射尋領吏部五年加中書令又領丹楊尹上於華林園才堂講周易粲爲執經又知東宮事粲負才尚氣愛好虛遠

雖位任隆重不以事務經懷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家居
賀郭每杖策逍遥當其意得悠然忘反郡南一家頗有
竹石粲率爾步往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
人出語笑款然俄而車騎羽儀併至門方知是袁尹又
嘗步屧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
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
竟不與相見嘗作五言詩曰訪迹雖中宇循寄乃滄洲
蓋其志也七年爲尚書令初粲忤於孝武其母候乘輿
出負磚叩頭流血塼碎傷目自此後粲與人語有誤道
眇目者輒潸泣彌日嘗疾母憂念晝寢夢見父容色如
平生與母語曰愍孫無憂將爲國家器不患沈没但恐
富貴終當傾滅耳母未嘗言及粲貴重恒懼傾滅乃以
告之粲故自挹損明帝臨崩粲與褚淵劉勔並受顧命
加班劒二十人給鼓吹一部後廢帝即位未親朝政加
粲兵五百人元徽元年粲丁母憂薨竟攝令親職加衛
將軍不受中使敦逼相望粲終不受性至孝居喪毀甚
祖日及祥詔衛將軍斷客二年桂陽王休範爲逆粲扶
曳入殿詔加兵自隨府置佐吏時兵難危急賊已至南

掖門諸將意沮咸莫能奮粲慷慨請諸將帥曰寇賊已
逼而衆情離沮孤子受先帝顧託本以死報今日當與
諸護軍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馬辭色哀壯於是陳顯
達等感激出戰賊即平殄事寧授中書監即本號開府
儀同三司領司徒以揚州解爲府固不肯移三年徙尚
書令衛軍開府如故並固辭服終乃受命加侍中進爵
爲侯又不受時粲與齊高帝褚淵劉秉遞日入直平決
萬機時謂之四貴粲默然寡言不肯當事主書每徒詔
決或高詠對之時立一意則衆莫能改宅宇素器物

取給好飲酒善吟諷獨酌園庭以此自適居負南郭時
杖策獨游素寡往來門無雜客閑居高卧一無所接談
客文士所見不過一兩人順帝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侍
中如故時齊高帝居東府故使粲鎮石頭粲素靜退每
有朝命多不即從逼切不得已然後方就及詔移石頭
即便順旨有周旋人解望氣謂粲曰石頭氣甚垂往必
有禍粲不答又給油絡通幰車仗士五十人入殿時齊
高帝方謀革命粲自以負受顧託不欲事二姓密有異
圖丹楊尹劉秉宋氏宗室前湘州刺史王蘊太后兄子

素好武事並慮不見容於齊高帝皆與粲相結諸將帥黃回任候伯孫曇瓘王宜興彭文之卜伯興等並與粲合昇平元年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齊高帝自詣粲粲稱疾不見粲宗人袁達以爲不宜示異同粲曰彼若劫我入臺便無辭以拒一如此不復得出矣時齊高帝入屯朝堂秉從父弟領軍將軍韞入直門下省卜伯興爲直閤黃回諸將皆率軍出新亭粲謀尅日矯太后令使蘊伯興率宿衛兵攻齊高帝於朝堂回率軍來應秉候伯等並赴石頭本期夜發其日秉憂懼不知所爲晡後

便束裝未暗載婦女就粲由此事泄先是齊高帝遣將薛淵蘇烈王天生等領兵戍石頭云以助粲實禦之也又令腹心王敬則爲直閤與伯興共揔禁兵王蘊聞秉已奔嘆曰今年事敗矣時齊高帝使蘊募人已得數百乃狼狽率部曲向石頭本期潮南門時已暗夜薛淵等據門射之蘊謂粲已敗即便散走齊高帝已報敬則敬則率所領收蘊殺之并誅伯興又遣軍主戴僧靜向石頭助薛淵自倉門入時粲與秉等列兵登東門僧靜分兵攻府西門粲與秉欲還赴府既下城列燭自照謂其

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廈之崩但以忠義至此耳
僧靜挺身暗往奮刀直前欲斬之粲子最覺有異大叫
抱父乞先死兵士人人莫不隕涕粲曰我不失爲忠臣汝
不失爲孝子仍求筆作啓云臣義奉大宋策名兩畢今
便歸魂墳壠永就山丘僧靜乃并斬之初粲大明中與
蕭惠開周朗同車行逢大舸開駐車惠開自照鏡曰無
年無仕朗執鏡良久曰視死如歸粲最後曰當至三公
而不終至是如言最字文高時年十七既父子俱殞左
右分散任候伯等其夜並自新亭走石頭其後皆誅粲

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曰吾聞出郎
君者有厚賞今袁氏已滅汝匿之尚誰爲乎遂抱以首
乳母號泣呼天曰公昔於汝有恩故冒難歸汝奈何欲
殺郎君以求小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此兒
死後靈慶常見兒騎大犗狗戲如平常經年餘鬬場忽
見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於庭噬殺之少時妻子皆沒
此狗即袁郎所常騎者也齊永明元年武帝始下詔命
袁粲劉秉改葬粲省事莫嗣祖粲常所委信與劉秉等
宣密謀至是齊高帝請曰汝知袁粲密謀逆何以不啓

嗣祖曰小人無識曲蒙袁公厚恩不忍卽負今日就死分甘官若賜性命亦不忍背棨而獨生也戴僧靜勸殺之高帝曰彼各爲其主遂赦焉用爲省事歷朝所賞後爲梁豫章王師

龔頴遂寧人也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爲勸學從事璩爲譙縱所殺故佐吏並逃亡頴號哭奔赴殯送以禮縱後設宴延頴不獲已乃至樂奏頴流涕起曰北面事人亡不能死何忍舉觴聞樂蹈跡逆亂乎縱大將譙道福引出將斬之道福母卽頴姑也跣出救之得免及縱僭號備禮聘之又不至乃收頴付獄脅以兵刃執志彌堅終無回改至于蜀平遂不屈節其後刺史至輒加辟引歷府參軍州別駕從事史元嘉二十四年刺史陸徽表頴節義竟不被朝命終于家

張進之永嘉安固人也爲郡大族少有志行歷五官主簿永寧安固二縣校尉家世富足經荒年散財贍鄉里遂以貧罄全濟者甚多太守王味之有罪當見收逃避進之家供奉經時盡其誠力味之嘗避地墮水沈沒進之投水拯救相與沈淪久而得免時劫畧充斥每入村

縱暴至進之門輒相約勒不得侵害其信義所感如此
元嘉初詔在所蠲其徭役孫恩之亂永嘉太守司馬逸
之被害妻子並死兵寇之際莫敢收藏郡吏俞僉以家
財冒難棺斂逸之等六喪送致都葬畢乃歸鄉里元嘉
中老病卒

卜天與吳興餘杭人也父名祖武帝聞其有幹力召補
隊主從征伐封關中侯歷二縣令天與善射弓力兼倍
容貌嚴毅笑不解顏文帝以其舊將子使教皇子射元
嘉二十九年為廣威將軍領左細仗元凶入弑事綱紀

於舊將羅訓徐牢皆望風屈謝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
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牢曰殿下入汝欲何為天與罵曰
殿下常來去云何即時方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劭於
東堂幾中逆徒擊之臂斷乃見殺其隊將張弘之朱道
欽陳滿與天與同出拒戰並死孝武即位贈天與龍驤
將軍益州刺史謚曰壯侯車駕臨哭弘之等各贈郡守
給天與家長稟子伯宗殿中將軍明帝泰始初領幢擊
南賊於赭圻戰沒伯宗弟伯興官至南平昌太守直閤
領細仗隊主昇明元年與袁粲同謀伏誅天與弟天生

少爲隊將十人同火星後有一坑廣二丈餘十人共跳之皆度唯天生墜天生乃取貫中苦竹剡其端使利交橫布坑內更呼等類共跳並懼不敢天生乃復跳之往反十餘曾無留礙衆並嘆服以兄死節爲孝武所留心大明末爲弋陽太守明帝泰始初與殷琰同逆被斬

齊（齊不立忠義傳以丘冠先一人附孝義傳今祈置此仍以張沖一人附其下）

丘冠先字道玄吳興烏程人也少有節義永明中位給事中時求使蠕蠕國尚書令王儉言冠先雖名位未升而義行甚重若爲行人則蘇武鄭衆之流也於是使蠕蠕蠕蠕逼令拜冠先執節不從以刃臨之冠先曰能殺我者蠕蠕也不能以天子使拜戎狄者我也遂自殺武帝以冠先不辱命賜其子雄錢一萬布三千疋雄不受詣闕上書曰臣父執節如蘇武守節如谷言遂不書之良史甄之褒策萬代之後誰死社稷建元四年車僧朗銜使不異抗節是同詔贈正員外郎此天朝舊進臣父成例也今僧朗反葬冢塋臣父湮棄絕域語忠烈則亦不謝車論荼苦則彼優而此劇名位不殊禮數宜等乞申哀贈書奏不省

張沖字思約吳郡吳人也祖邵宋吳興太守封臨沮伯父東襲封位通直郎東昏力手格猛虎元凶弑立以爲輔國將軍孝武至新亭東出奔隊至淮死長子式嗣沖出繼伯父敷沖母戴顒女有儀範張氏閑取則焉沖少有至性隨從叔永爲將帥除盱台太守永征彭城遇寒軍人手脚凍折者十七八沖足指皆墮永明八年爲假鄧監青冀二州行刺史事沖父初卒遺令祭我必以鄉土所產無用他物沖在鎮四時還吳國取果菜每至衆嘗輒流涕薦焉仍轉刺史永元二年爲南兗州刺史還司州裴叔業以壽春降魏又還沖南豫州刺史並未拜崔慧景事平徵建安王寶夤還都以沖爲郢州刺史一歲之中頻授四州刺史至是乃受任封定襄侯梁武帝起兵手書喻意又遣辯士說之沖確然不回東昏遣驍騎將軍薛元嗣制局監蕭榮伯領兵及糧運送沖使拒西師元嗣等懲劉山陽之敗疑沖不敢進停住夏口浦聞梁武帝將至元嗣榮伯率入郢城時竟陵太守房僧寄被代還至郢東昏勑僧寄留守魯山除驍騎將軍僧寄謂沖曰下官雖未荷朝廷深恩宴蒙先帝厚澤於其

樹者不折其枝寔欲微立塵效沖深相許諾共結盟誓
分部拒守遣軍主孫樂祖率數千人助僧寄援魯山岸
立城壘明年二月梁武帝圍魯山城遣軍主曹景宗等
過江攻郢城沖中兵參軍陳光靜等開出擊之光靜戰
死沖固守不屈病將死厲府僚以誠節言終而卒元嗣
榮伯與沖子孜及長史江夏程茂固守東昏詔贈沖散
騎常侍護軍將軍元嗣等處圍城之中無他經略唯迎
將子文及蘇侯神每日禱中於州聽事上花以求福鈴
鐸之聲晝夜不止又使子文道士從登陴巡行旦日輒復
如之識者知其將亡僧寄病死孫樂祖以城降郢被圍
二百餘日士庶病死者七八百家魯山陷後二日程茂
及元嗣等議降使孜爲書與梁武帝沖故吏青州中從
事房長瑜詣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操逾松竹郎君但
當端坐畫一以荷析薪若天運不與幅巾待命以下從
使君今若隨諸人之計非惟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
恐彼所不取也不從卒以郢城降時以沖及房僧寄比
臧洪之被圍也贈僧寄益州刺史

梁 梁一不立志義傳今錄張嵊江
子一沈璇章案四人以爲編

張嵊字四山吳郡吳人也祖永宋南兗州刺史父稷尚書左僕射稷初爲剡令至嵊亭生之因名嵊字四山嵊少敦孝行年三十餘猶班衣受稷杖動至數百收淚歎然雅有志操能清言初父稷爲青冀二州刺史州人徐道角等夜襲城稷遂見害嵊感家禍終身蔬食布衣手不執刃刃不聽音樂弟淮言氣不倫嵊垂泣訓誘起家祕書郎累遷鎮南湘東王長史尋陽太守王暇日玄言因爲之筮謂嵊曰卿後當聞東人爲郡恐不得終其天年嵊曰貴得其所死亦何恨在生曰君王可畏人也還爲太府卿吳興太守侯景圍建鄴遣弟伊率郡兵赴援城陷御史中丞沈峻違難東歸嵊往見之謂曰賊臣憑陵人臣効命之日今欲收集兵刃保據貴鄉雖復萬死誠亦無恨峻固勸嵊舉義時邵陵王綸東奔至錢塘聞之遣前舍人陸丘公版授嵊征東將軍嵊曰天子蒙塵今日何情復受榮號留版而已賊行臺劉神茂攻破義興遣使說嵊嵊斬其使仍遣軍破神茂侯景乃遣其中軍侯子鑒助神茂擊嵊嵊軍敗乃釋戎服坐於聽事賊臨以刃終不屈執以送景景將舍之嵊曰速死爲幸乃殺

之子弟遇害者十餘人景欲存其一子嵊曰吾一門已
在鬼録不在爾勗求恩於景是皆死賊平元帝追贈侍中
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貞
江子一字元亮濟陽考城人晉散騎常侍統之七世孫
也父法成奉朝請子一少慷慨有大志家貧以孝聞苦
侍養多闕因蔬食終身起家王國侍郎奉朝請上書言
事爲當軸所排乃拜表求入北爲刺客武帝異之又啓
求觀書祕閣武帝許之有勑直華林省其姑夫左衛將
軍朱异權要當朝休假之日賓客輻湊异不爲物議所
歸欲引子一爲助子一未嘗造門其高潔如此爲遂昌
曲阿令皆著美績後爲南津校尉弟子四歷尚書金部
郎大同初遷右丞兄弟性並剛烈子四自右丞上封事
極言得失武帝甚善之詔曰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其令
尚書詳擇施於時政左户郎沈炯少府丞顧璵嘗奏事
不允帝厲色呵責之子四以趨前代炯等對言甚激切
帝怒呼縛之子四據地不受帝怒亦歇乃釋之猶坐免
職及侯景攻陷歷陽自横江將度子一率舟師千餘人
於下流欲邀之其副董桃生走子一乃退還南洲收餘

衆步赴建鄴見於又德殿帝慈之具以事對且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日之事何所復惜不死闕前終死闕後耳及城被圍開承明門出戰子一及弟尚書左丞子四東宮直殿主帥子五並力戰直前賊坐甲不起子一引矟撞之賊縱突騎衆並縮子一刺其騎騎倒矟折賊解其肩時年六十二弟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乃免冑赴敵子四矟洞胷死子五傷脰還至壍一慟而絶賊義子一之勇歸之面如生詔贈子一給事黄門侍郎子四中書侍郎子五散騎侍郎侯景平元帝又追贈子一侍中謚義子子四黄門侍郎謚毅子子五中書侍郎謚烈子子一續黄圖及班固九品并詞賦文章數十篇行於世

沈浚字叔源吳興武康人也祖憲齊冠軍長史廣陵太守浚少涉學有才幹仕梁歷山陰吳建康三縣並有能名太清二年累遷御史中丞時臺城爲侯景所圍外援並至景表請和求解圍還江北詔許之遣右衛將軍柳津對景盟歃景知城内疫疾稍無守備因緩去期城内知其背盟復舉烽鼓諜後數日景復進表請和簡文使

浚往景所景曰即日向熱非復行時政欲立効來停君可見爲申聞浚曰大將軍此意意在得城下風所聞久已之食城內雖困尚有兵糧朝廷恐和好垂貳已密勑外軍若臺城傾覆勿以二宮爲念當以死雪耻若不能決戰當深壁自守大將軍十萬之衆將欲何資景橫刀於膝瞋目叱之浚正色責景曰河南王親是人臣舉兵向闕今朝廷已赦王罪結盟口血未乾而復翻背沈浚六十之年死生有命豈畏逆臣之刀乎不顧而出景歎曰是眞司直也然密銜之又勸張嵊立義景後得殺之

韋粲字長倩京兆杜陵人車騎將軍叡之孫北徐州刺史放之子也少有父風好學仗氣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初爲雲麾晉安王行參軍後爲外兵參軍兼中兵時潁川庾仲容吳郡張率前輩才名與粲同府並忘年交好及王爲皇太子粲自記室遷步兵校尉入爲東宮領直後襲爵永昌縣侯累遷右衛率領直以舊恩任寄綢密雖居職屢從而常留宿衛頗擅權勢誕倨不爲時輩所平右衛朱异嘗於酒席厲色謂粲曰卿何得已作領軍面向人六同中常嘗不豫一日昱粲劇皇太子以下並入

侍疾內外咸云帝崩粲將率宮甲度臺微有喜色問所由那不見辦長梯以爲大行幸前殿須長梯以復也帝後聞之怒曰韋粲願我死有司奏推之帝曰各爲其主不足推也太清元年出爲安遠將軍衡州刺史皇太子出餞新亭執粲手曰與卿不爲久別二年召爲散騎常侍還至廬陵聞侯景作逆便簡閱部下得精卒五千馬五百疋倍道赴援至豫章即就內史劉孝儀謀之孝儀曰必如此當有勑安可輕信單使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度江便逼宮闕水陸阻斷何暇有報假令無勑豈得自安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要粲粲乃分麾下配第八弟助第九弟警爲前軍粲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蕃鎮江州去都最近殿下情計實宜在先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不可闕鎮今宜張軍勢移鎮盆城遣偏將賜隨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率兵二千隨粲粲悉留家累於江州以輕舸就路至南洲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粲即送糧仗贍給之并散私金帛以賞其戰士先是安北

鄱陽王範亦自合肥遣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與其長子
嗣帥江西之衆赴都屯于張公洲待上流諸軍至是遣
船度仲禮與粲合軍進屯新林立游苑粲建議推仲禮
爲大都督報下流衆軍裴之高自以年位高耻居其下
乃曰柳節下已是州將何須我復鞭杖累日不決粲乃
抗言於衆曰今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推柳司州者政
以久捍邊疆先爲侯景所憚且上馬精銳無出其前若
論位次柳在粲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粲直以社稷之計
不得復論今日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

朝之舊齒豈應復挾私以沮大計粲請爲諸君解釋乃
單舸至之高營口切讓之高泣曰吾荷國榮自應率
先士卒顧恨衰老不能効命企望柳使君共平凶逆前
謂衆議已定無俟老夫爾若必有疑當剖心相示於是
諸將定議仲禮方得進軍次新亭賊列陣於中興寺相
持至晚各解歸是夜仲禮入粲營部分衆軍旦日將戰
諸將各有據守令粲屯青塘當石頭中路粲慮柵壘未
立爲賊所爭頗以爲憚謂仲禮曰下官才非禦侮直欲
以身徇國節下善量其宜不可致有虧喪仲禮曰青塘

立營逼近淮渚欲以糧備船乘盡就泊之此事大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差左軍相助粲率所部水陸俱進時昏霧軍人失道比及青塘已過半壘柵至曉猶未合景登禪靈寺門閣望粲營不立便率銳卒來攻軍副王長茂勸據柵待之粲不從令軍主鄭逸逆擊之軍敗賊遂入營左右高馮產粲避賊粲不動猶叱子弟力戰兵死略盡遂見害年五十四粲子尼及三弟助整構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時傳粲首闕下以示城內簡文聞之流涕謂御史中丞袁昶曰往稷所寄唯在卿

公如何不幸先死行陣詔贈護軍將軍元帝平侯景追謚忠貞子諒以學業為陳始興王叔陵所引為中錄事參軍兼記室叔陵敗坐誅

陳 陳不立此傳今取魯廣達一人以備其篇

魯廣達字徧覽扶風鄠人安南將軍吳州刺史悉達之弟也悉達自有傳廣達少慷慨志立功名虛心愛士賓客自遠而至時江表將帥各領部曲動以千數而魯氏尤為多什梁為平南當陽公府中兵參軍侯景之亂與兄悉達聚衆保新蔡梁元帝承制授晉州刺史王僧辯

之討侯景廣達出境接侯資臺軍儲僧辯謂沈炯曰魯
晉州亦是三師東道主人仍率衆隨僧辯景平加貞外
散騎常侍武帝受禪授東海太守後代兄悉達爲吳州
刺史封中宿縣侯光大元年遷南豫州刺史華皎稱兵
上流詔司空淳于量進討軍至夏口見皎舟師彊盛莫
敢進廣達首率驍勇直衝賊軍廣達隋水沈溺久之因
救獲免皎平授巴州刺史太建初與儀同章昭達入硤
口招定安蜀等諸州鎮時周圍江左大造舟艦於蜀并
運糧青泥廣達與錢道戢等將兵掩襲縱火焚之仍還

本鎮廣達爲政簡要推誠任下吏民便之及秩滿皆詣
闕表請於是詔留二年衆軍北伐畧淮南舊地廣達與
齊軍戰於大峴大破之斬其敷城主張元範進寇北徐
州仍授北徐州刺史十年授都督合州刺史十一年周
將梁士彥圍壽春詔遣中領軍樊毅左衛將軍任忠等
分部趣陽平秦郡廣達率衆入淮爲犄角以擊之周軍
攻陷豫霍二州南北兗晉等各自拔諸將並無功遂盡
失淮南之地廣達坐免官以侯還等十二年與南豫州
刺史樊毅北討寇郭默城尋授平西將軍都督郢州以

上七州諸軍事頓兵江夏周安州揔管元景征江外廣
達命偏師擊走之至德二年爲侍中改封綏越郡公尋
爲中領軍及隋將賀若弼進軍鍾山廣達於白土岡置
陣與弼旗鼓相對廣達躬擐甲冑手執桴鼓率勵敢死
冒刃而前隋軍退走逐北至營傷殺甚衆如是者數四
及弼攻諸軍乘勝至宮城燒北掖門廣達猶督餘兵苦
戰不息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衆曰我身不
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歔欷遂就執禎明三年
依例入隋廣達追愴不朝淪覆遇疾不療尋以憤慨卒
尚書令江總撫柩慟哭乃命筆題其棺頭爲詩曰黃泉
雖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又製廣
達墓銘述其忠槩初隋將韓擒虎之濟江廣達長子世
眞在新蔡乃與其弟世雄及所部奔擒虎擒虎遣使致
書招廣達廣達時屯兵都下乃自劾廷尉請罪後主謂
曰世眞雖異路中大夫公國之重臣吾所恃賴豈得自
同嫌疑之間乎加賜黃金即日還營廣達有隊主楊孝
辯時從廣達在軍中力戰陷陣其子亦隨孝辯揮刀殺
隋兵十餘人力窮父子俱死

後魏

于簡字什門代人也明元時爲謁者使喻馮跋及至和龍住外不入使謂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主出受然後敢入跋使人牽逼令入見跋不拜跋令人捽其項什門曰馮主拜受詔吾自以賓主致敬何須苦見逼也與跋往復聲氣厲甚既而跋止什門什門於群衆之中迴身背跋披袴後襠以辱之拘留之後隨身衣裳敗壞略盡幾爲蟲被體跋遺以衣服什門拒而不受和龍人皆歎曰雖古烈士無以過也歷二十四年後馮弘上表稱臣乃送什門歸拜治書侍御史太武下詔曰什門奉使和龍值狂虜肆虐勇志壯厲不爲屈節雖蘇武何以加之賜羊千口帛千疋進爲上大夫策告宗廟班示天下

段進不知何許人也太武初爲白道守將蠕蠕大擅入塞圍之力屈被執進抗聲大罵遂爲賊所殺帝追愍之贈安北將軍賜爵顯美侯謚曰莊

汲固東郡梁城人也爲兖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民皆送之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程嬰杵臼何如人也固曰今古豈殊遂便潛還不顧

恒於式婦閨抱憲匿藏及捕者收憲屬有一婢產男乃以
婢兒授之事尋泄固乃攜憲逃遁遇赦始歸憲即爲固
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爲郎婆後高祐爲兗州刺
史嘉固節義以爲主簿

王玄威恒農北陜人也獻文崩玄威立草廬於州城門
外衰裳蔬粥哭踊無時刺史苟頹以事表聞詔令問狀
云先帝澤被蒼生玄威不勝悲慕戀心如此不知禮式
詔問玄威欲有所訴聽爲表列玄威云聞諱悲號竊謂
臣子同例無所求謁及至百日乃自竭家財設四百人
齋會忌日又設百僧供至大除日詔送白紬袴褶一具
與玄威釋服下州令表異焉

婁提代人也獻文時爲內三郎獻文暴崩提謂人曰聖
主昇遐安用活爲遂引佩刀自刺幾死文明太后詔賜
帛二百匹時有勑勒部人蛭拔寅兄地干坐盜食官馬
依制命死拔寅自誣已殺兄又云實非弟殺兄弟爭死
辭不能定孝文詔原之

劉昌侯不知何許人也稟性剛烈大和中爲徐州後軍
以力死戰衆寡不敵遂被禽瞋目大罵終不降屈爲賊

所殺孝文贈立忠將軍平州刺史上庸侯賜絹千匹穀千斛有嚴季者亦爲軍士爵與渴侯同毀勢窮被執終不降屈後尋逃還除立節將軍賜爵五等男

朱長生于提者並代人也孝文時以長生爲負外散騎常侍與提俱使高車既至高車王阿伏至羅責長生等拜長生拒之阿伏至羅乃不以禮待長生長生以金銀寶器奉之阿伏至羅既受獻長生曰爲臣內附宜盡臣禮何得口云再拜而實不拜呼出帳命衆中拜阿伏至羅慙其臣下大怒曰帳中何不教我而辱我於大衆奪長生等獻物內之蓋石之中曰汝能爲我臣則活不降則死二人皆瞋目厲聲曰豈有天子使人拜汝夷狄我寧爲魏死不爲汝臣阿伏至羅彌怒絕其飲食從行者三十人皆求哀阿伏至羅乃給以肉酪唯長生與提又不從乃各分徙之猜三歲乃得還孝文以長生等守節遠同蘇武甚嘉之拜長生河內太守提隴西太守並賜爵五等男從者皆爲令長

晁清遼東人也祖暉濟州刺史賴川公清襲祖爵例降爲伯爲梁城戍將梁師攻圍糧盡城陷清抗節不屈爲

賊所殺宣武褒美贈樂陵太守謚曰忠子榮賞襲

劉侯仁豫州人也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悅息朏走投侯仁賊雖重加購募又嚴其捶撻侯仁終無漏泄朏遂免禍事寧有司奏其操行請免府籍敘一小縣詔可

王榮世陽平館陶人也爲三城戍主方城縣子梁師攻圍力窮知不可全乃先焚府庫後殺妻妾及賊陷城與戍副鄧元興等俱以不屈被害明帝下詔褒美忠節進榮世爵爲伯贈齊州刺史元興開國子贈洛州刺史

胡小彪河南河陰人也少有武氣正光末爲統軍於晉壽考昌中梁將樊文熾等寇邊益州刺史邴虬遣長史和安固守小劒文熾圍之虬命小彪與統軍崔珍寶同往防拒文熾掩襲小彪珍寶並禽之文熾攻小劒未陷乃將珍寶至城下使謂和安曰南軍彊盛北救不來豈若歸款取其富貴和安命射之乃退復逼小彪與和安交言小彪乃慷慨謂安曰我權不防爲賊所虜觀其兵士勢不足言努力堅守魏行臺傳梁州遣將已至賊以刀毆擊言不得終遂害之三軍莫不嘆其壯節哀其死

亡文熾尋奔敗禽其次將蕭世澄陳文緒等一十一人
行臺魏子建北其氣槩啓以世澄購其屍柩乃獲骸骨
歸葬之
孫道登彭城呂縣人也永安初爲梁將韋休等所虜面
縛臨刃巡達村塢令其招降鄉曲道登厲聲唱呼但當
努力賊無所能賊遂屠戮之又荆州被圍行臺宗靈恩
遣使宗女等四人入城曉喻爲賊將所獲執女等巡城
令其改辭女等大言天軍垂至堅守莫降賊忿各割其
腹然後斬首二州表其節義道登等並賜五品郡五等
子爵聽子承襲爵遣使詣所在平祭
郭琰字神寶京槃人也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孝武帝之
居藩邸琰以通俠被知及即位封新豐縣公除洛州刺
史孝武西入改封馮翊郡公授行臺尚書潼關大都督
大統中齊神武遣大都督賈泰襲恒農時琰爲行臺衆
少戰敗乃奔洛州與刺史泉企城守力窮城將陷乃仰
天哭曰天乎天乎何由縱此長蛇而不助順也言發淨
流不能自止兵士見之咸自厲憤竟爲東魏將高敖曹
所禽復謂敖曹曰天子之豆乃爲賊所執敖曹素聞其

名義不殺之送於并州見齊神武言色不屈見害

沓龍超晉壽人也性尚義俠少爲鄉里所重永熙中梁將樊文熾來寇益州刺史傅和孤城固守龍超每出戰輒破之時攻圍既久糧矢方盡刺史遣龍超夜出請援於漢中遂爲文熾所得許以封爵使告城中曰外無援軍宜早降乃置龍超於攻樓上龍超乃告刺史曰援軍數萬近在大寒文熾大怒火炙殺之至死辭氣不撓大統二年詔贈龍驤將軍巴州刺史

乙速孤佛保北秀容胡酋也少驍武善射孝武帝時爲直閤將軍從入關封蒲子縣公并賜弓矢大統初梁將蘭欽來寇遂陷漢中佛保時爲都督統兵乃戰知將敗乃先城未陷仰天大哭曰此馬吾常所乘此弓矢天恩賜我豈可令賊得吾弓馬乎遂斬馬及弓自刎而死三軍莫不壯之黃門郎趙僧慶時使漢中聞之乃收送其尸致長安天子感歎詔著作録之

周 周有孝節傳取李棠杜叔毗二人爲編今析杜叔毗附於孝友仍以拆檜興李棠置此

李棠字長卿渤海蓨人也祖伯貴魏宣武時官至魯郡守有孝行居父喪哀戚過禮遂以毀卒宣武嘉之贈勃

海相父元胄員外散騎侍郎棠幼孤好學有志操年十七與高乾兄弟舉兵信都以軍功除征虜將軍後仕東魏及高仲密爲北豫州刺史請棠爲掾先是仲密與崔暹有隙暹時爲齊文襄委任仲密恐其間已每不自安將圖西附時東魏又遣鎮城王壽興典兵事仲密但知民務而已遂與棠謀殺壽興率其衆據城遣棠詣關中歸款文帝嘉之拜棠武衛將軍封廣宗縣公位給事黃門侍郎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從魏安公尉遲迥伐蜀棠應募先入蜀喻之至成都蕭撝開迥軍中委曲棠不對撝乃答辱之遂獲其實棠曰爾亡國餘燼不識安危奉命喻爾反見躓頻我王者忠臣有死而已義不爲爾移志也撝不得其要指遂害之子敞嗣

柳檜字季華河東解人也五世祖恭仕後趙趙亂徙居汝潁間遂仕江表父僧習與豫州刺史裴叔業歸魏歷北地潁川二郡守檜性剛簡任氣少文善騎射果於斷決年十八起家奉朝請居父喪毀瘠骨立服闋除陽城郡丞防城都督大統四年從文帝戰於河橋先登有功授都督鎮鄴州八年拜河湟郡守仍典軍事尋加平東

將軍太中大夫吐谷渾入寇郡境時檜兵少人懷憂懼
檜撫而勉之衆心乃安因率數十人先擊之賊潰亂餘
衆乘之遂大敗而走以功封萬年縣子時吐谷渾彊盛
數侵疆埸自檜鎮鄯州屢戰破之數年不敢爲寇十四
年遷河州別駕轉帥都督俄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大都
督居三載徵還京師時檜兄虬爲祕書丞孟慶爲尚書
左丞檜常謂兄孟曰兄則職與簡牘褒貶人倫弟則管
轄群司股肱朝廷可謂榮寵矣然而四方未靜車書不
一檜唯當蒙矢石履危難以報國恩耳文帝謂檜曰鄉
昔在鄯州忠勇顯著今西境肅清無勞經略九曲[illegible]
東鄯勞君守之遂令檜鎮九曲尋從大將軍王雄討[illegible]
津魏興平之即除魏興堇陽二郡太守安康人黃衆寶
謀反連結黨與將圍州城乃相謂曰嘗聞柳府君勇悍
有餘不可當今既在外方爲吾徒腹心之疾也不如先
擊之遂圍檜郡郡城卑下士衆寡弱又無守禦之備連
戰積十餘日士卒僅有存者於是力屈城陷身被十數
創遂爲賊所獲既而衆寶等進圍東梁州乃縛檜置城
下欲令誘說城中檜乃大呼曰群賊烏合糧食已罄宜行

即退散各宜勉之衆寶大怒乃臨檜以兵曰速更汝辭不爾便就戮矣檜守節不變遂害之棄尸水中城中人皆爲流涕衆寶解圍之後檜兄子止戈方收檜尸還長安贈東梁州刺史子斌嗣斌字伯達年十七齊主憲召爲記室早卒斌弟雄亮字信誠父檜在華陽見害雄亮時年十四哀毀過禮陰有復讎之志武帝時衆寶竄其部歸長安帝待之甚厚雄亮手斬衆寶於城中請罪闕下帝特原之後累遷內史中大夫陽爵汝陽縣子隋文帝受禪拜尚書考功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右

有奏事多爲駁正深爲公卿所憚俄以本官檢校太子左庶子進爵爲伯秦王俊鎮隴右出爲秦州總管府司馬領山南道行臺左丞太子贊嗣

隋

劉弘字仲遠彭城叢亭里人魏太常卿芳之孫也少好學有驥檢重節歷仕齊楚州刺史齊亡歸周武帝以爲本郡太守高祖平陳以行軍長史從總管吐萬緒度江加上儀同封濩澤縣公拜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作亂以兵攻州弘城守救不至糧盡無所食與士卒煮屋中腰

帶及剥樹皮食之一無離叛賊欲降之抗節彌厲城陷
遂爲賊所害高祖聞而嘉嘆者久之賜物二千段長子
信襲其官爵
游元字楚客廣平任城人魏五更明根之玄孫也父寶
藏位至郡守元少聰敏任周歷壽春令譙州司馬俱有
能名開皇中爲殿内侍御史煬帝嗣位遷度支郎遼東
之役領左驍衛長史爲蓋牟道監軍拜朝請大夫兼書
侍御史宇文述等九軍敗績帝令元主其獄述時貴倖
勢傾朝廷遣家僮造元有所請屬元不之見他日按述

逾急仍以屬請狀劾之帝嘉其公正賜服一襲後奉使
黎陽督運楊玄感作逆謂元曰獨夫肆虐天下士大夫
肝腦塗地我今親率義兵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曰
尊公荷國寵靈功參佐命位重祿近古莫儔當謂竭
誠盡節上答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反噬僕有死而
已不敢聞命玄感怒脅以兵元竟不屈節於是遂見害
帝甚嘉歎贈銀青光祿大夫拜其子仁宗爲正議大夫
弋陽郡通守
馮慈明字無佚信都人也父子琮仕齊至左僕射慈明

在齊爲中書舍人開皇中兼內史舍人大業中位尚書
兵部郎加朝請大夫十三年攝江都郡丞事李密之逼
東都也詔慈明令安集灃洛至鄢陵爲密黨崔樞所執
密延於坐而謂之曰吾欲率四方之衆問罪於江都卿
以爲如何慈明曰慈明直道事人有死而已不義之言
非所敢對密不悅輩其後攻乃加禮焉慈明潛使人奉
表江都及致書東都留守論賊形勢密知其狀義而釋
之出至營門爲賊帥程讓所責慈明勃然曰天子使
我來正欲除爾輩不圖爲賊黨所獲我豈從汝求活邪
須殺但殺何須罵詈讓益怒於是亂刀斬之時年六十
八梁郡通守楊汪上狀煬帝歎息之贈銀青光祿大夫
拜其二子恂惇俱爲尚書承務郎王世充推越王侗爲
主重贈柱國戶部尚書黎陽郡公謚曰壯武長子恂先
在東都王世充破李密恂亦在軍中遂遣奴負父尸柩
詣東都身不自送未幾又盛華燭納室時論醜之
張須陀弘農閿鄉人也性剛烈有勇略弱冠從史萬歲
討西爨以功授儀同後從楊素擊平漢王諒加開府大
業中爲齊郡贊務會興遼東之役歲饑須陀將開倉賑

給官屬咸曰須待詔敕須陀曰如待報至當委溝壑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上狀帝嘉而不責時天下承平日久多不習兵須陀獨勇決善戰又長於撫馭得士卒心論者號爲名將時賊帥王薄北連豆子元賊孫宣雅石祗闞郝孝德等衆十餘萬攻章丘須陀大破之露布以聞帝大悅優詔褒揚令使者圖畫其形容奏之其年賊裴長才石子河等奄至城下須陀與戰長才敗走後數旬賊帥秦君弘郭方預等圍北海須陀倍道而進大破之司隸刺史裴操之上狀帝遣使勞問

之十年賊左孝友屯蹲狗山須陀列八營以逼之孝友窘逼面縛來降其黨解散又有王良鄭大彪李晥等衆各萬計須陀悉平之威震東夏以功遷齊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俄而賊盧明月衆十餘萬將寇河北次祝阿須陀邀擊殺數千人賊呂明星師仁泰霍小漢等衆各萬餘擾濟北須陀擊走之尋將兵拒東郡賊翟讓前後三十餘戰每破走之轉滎陽通守時李密說讓取洛口倉遂率兵逼滎陽須陀拒之讓懼而退走須陀遂北李密先伏兵數千人邀須陀遂與讓合

軍圍之須陀敗潰圍輒出左右不能盡出復躍馬入救之往來數四衆皆敗乃仰天嘆曰兵敗如此何面見天子乎乃下馬戰死其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不止帝令其子元備總父兵元備時在齊郡遇賊竟不果行越王侗遣裴仁基招其衆移鎮虎牢

楊善會字敬仁弘農華陰人也父初位毗陵太守善會大業中爲鄃令以清正聞俄而百姓聚起爲盜善會討之往皆尅捷後賊帥張金稱屯于縣界善會每挫其鋒煬帝遣將軍段達討金稱善會進討於達達不能用軍竟敗後進止一以謀之乃大尅金稱復引勃海賊孫宣雅高士達等破黎陽而還善會邀破之擢拜朝請大夫清河郡丞于時山東忍亂從盜如市郡縣微弱陷沒相繼能抗賊者善會而已前後七十餘陣未嘗負敗每恨衆寡相殊未能滅賊會大僕楊義臣討金稱見敗取善會定策善會遂與金稱戰賊乃退走善會捕斬之傳首行在所帝賜以上方甲弧弓劒進拜清河通守復從楊義臣斬漳南賊帥高士達傳首江都宮帝下詔褒揚之後爲竇建德所圍城陷建德釋而禮之用爲貝州刺史

善會罵之曰老賊何敢擬議國士建德知終不爲己用
遂害之清河士庶莫不傷痛
徳孤盛不知何許人也父竟文姓李氏仕周賜姓獨孤
兄楷長平太守自有傳盛性剛烈有膽略以煬帝藩邸
之舊累遷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亂裴虔通引兵至
成象殿宿衛者皆釋仗走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勢太異
虔通曰事已然不預將軍事盛罵曰老賊何物語不及
被甲與左右十餘人逆拒之爲亂兵所殺越王侗稱制
贈光禄大夫紀國公謚曰武節

盧楚涿郡范陽人也祖景祚魏司空掾楚少有才學性
鯁急口吃言語澁難大業中爲尚書左司郎當朝正色
甚爲公卿所憚及帝幸江都東都官僚多不奉法楚每
存糺舉無所廻避越王侗稱尊號以楚爲內史令左備
身將軍尚書左丞右光禄大夫封涿郡公與元文都等
同心戮力以輔侗文都將誅王世充以靖亂楚與其謀
及文都爲人所告世充以兵入犯太陽門武衛將軍皇
甫無逸斬關逃難呼楚同去楚曰僕與元公有約若社
稷有難誓以俱死今捨去不義及世充入楚罷太官署

尋被執世充奮袂令斬於是鋒刃交下支體糜碎元文都者魏宗室也父矩周小冢宰元都事在魏汝陰王天賜傳中

劉子翊彭城叢亭里人也父遍齊徐州司馬子翊少好學頗解屬文性剛褰有吏幹開皇中爲秦州司法參軍因入考楊素奏爲侍御史時永寧縣令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外繼其後父更別娶後妻云是而亡河間劉炫以爲無撫育之恩議不改任子翊駁之曰傳云繼母同母也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朞服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也父雖自處傍尊之地於子之情猶須降其本重是以令云爲人後者其父母並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爲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其繼母嫁不改官此專據嫁者主文耳將知繼母在父之室則制同親母若謂非有撫育之恩同之行路何服之有乎服既有之心喪焉可獨異三省令旨其義甚明今言令許不解何其甚謬且後人者爲其父母朞未有變隔以親繼親既等故心喪不得有殊服問云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豈不以出母

族絶推而遠之繼母配父引而親之乎子思曰爲仮也
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仮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是知
服以名重情以父親所以聖人敦之以孝慈弘之以名
義是使子以名服同之親母繼母以義報等之已生如
謂繼母之來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者考之經傳未見
其文譬出後之人所後者初亡後之者至此後可以無
撫育之恩而不服重乎昔長沙人王毖漢末爲上計詣
京師既而吳魏隔絶毖在内國更娶生子昌毖死後昌
爲東平相始知吳之母亡便情繫居喪不攝職事于時

議者不以爲非然則繼之與前於情無別若要以撫育
始生服制王昌復何足云乎又晉鎮南將軍羊祜無子
取弟子伊爲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生
存養已伊不敢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權議子
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是爲叛子於是下詔從之
然則心服之制不得緣恩而生也論云禮者稱情而立
文枝義而設數還以此義諭役之情稱情者如母之情
枝義者爲子之義分定然後能尊父順名崇禮篤敬苟
以姆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彼至服自已來則慈愛如

母何待父令又云繼母慈母今實路人臨已養已同之骨血若如斯言子不由父縱有恩育得如母乎其慈繼雖在三年之下而居齊朞之上禮有倫例服以稱情繼母本以名服豈藉恩之厚薄也至於兄弟之子猶子也私昵之心實殊禮服之制無一彼言以輕如重因以不同此謂如重之辭即同重法使輕重不等何得爲如律云准枉法者但准其罪以法論者即同眞法律以弊刑禮以設教准者准擬之名以者即眞之稱如以二字義用不殊禮律兩文所防又一將此明彼足見其義

取譬伐柯何遠之有論云取子爲後者將以供承祧廟奉養已身不得使宗子歸其故宅以子道事本父之後妻也然本父後妻因父而得母名稱若如來旨本父亦可無心喪乎何直父之後妻也論又云禮言舊君其尊豈復君乎已去其位非復純臣論言舊以別之別有所重非復純孝故言其已見之日以其父之文是名異也此又非通論何以言之其舊訓所用亦別舊者易新之稱其者因彼之辭安得以相類哉至如書云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傳云衞雖小小兵吾在焉若其父而有異

其君復有異乎斯不然矣今山林敢違禮乖令侮聖干法
使出後之子無情於本生名實式之分有虧於風俗苟飾
非於明世彊嫌孽於禮經雖欲揚已露才不覺言之傷
理事奏竟從子翊之議歷新豐令大理正並有能名擢
授書侍御史每朝廷疑議子翊爲之辯析多出衆人意
表從幸江東屬天下大亂帝惑而不悟子翊因侍切諫由
是忤旨令子翊爲丹楊留守尋遣於上江督運爲賊吳
碁子所虜子翊說之因以衆叛復遣首領賊渡江遇煬
帝被弑知而告之子翊并信其所言者賊又請以爲主
不從因執至臨川城下使告城中云帝崩子翊乃勇其
言於是見害

竟君素魏郡蕩陰人也煬帝爲晉王時君素以左右從
及嗣位累遷鷹揚郎將大業末從驍衛大將軍屈突通
拒唐兵於河東俄而通引兵南道以君素有膽略署領
河東通守唐遣呂紹宗竇義節等攻之不克及通軍敗
歸唐至城下呼之君素見通歔欷流涕悲不自勝左右
皆嘆咽通亦泣下因謂君素曰吾軍已敗義旗所指莫
不響應事勢如此卿當早降以取富貴君素答曰公當

八牙之寄爲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
稷國祚隆替屬之於公奈何不思報効以云云於此縱不
能遠慚主上公所乘馬即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
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我今力猶未屈何
用多言通慚而退時圍甚急行李斷絶君素乃爲木鵝
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黃河沿流而下河陽守者得
之達于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及承制拜君素爲金紫
光祿大夫密遣行人勞之監門直閤龐玉武衛將軍皇
甫無逸前後自東都歸唐俱造城下爲陳利害唐又賜
金紫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
隋室已亡天下有所屬君何自苦身取戮辱君素曰天
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自知事必
不濟每言及隋國未嘗不歔欷流涕常謂將士曰吾是
藩邸舊臣義不得不死今穀足支數年食盡此穀足知
天下事必吾隋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頭以付諸君
也時百姓苦隋日久及唐兵起人有息肩之望又頗得
江都傾覆消息兼糧食絶男女相食衆心離駭曰虹降
於府門二六器之端夜皆光見見餘君素爲左右所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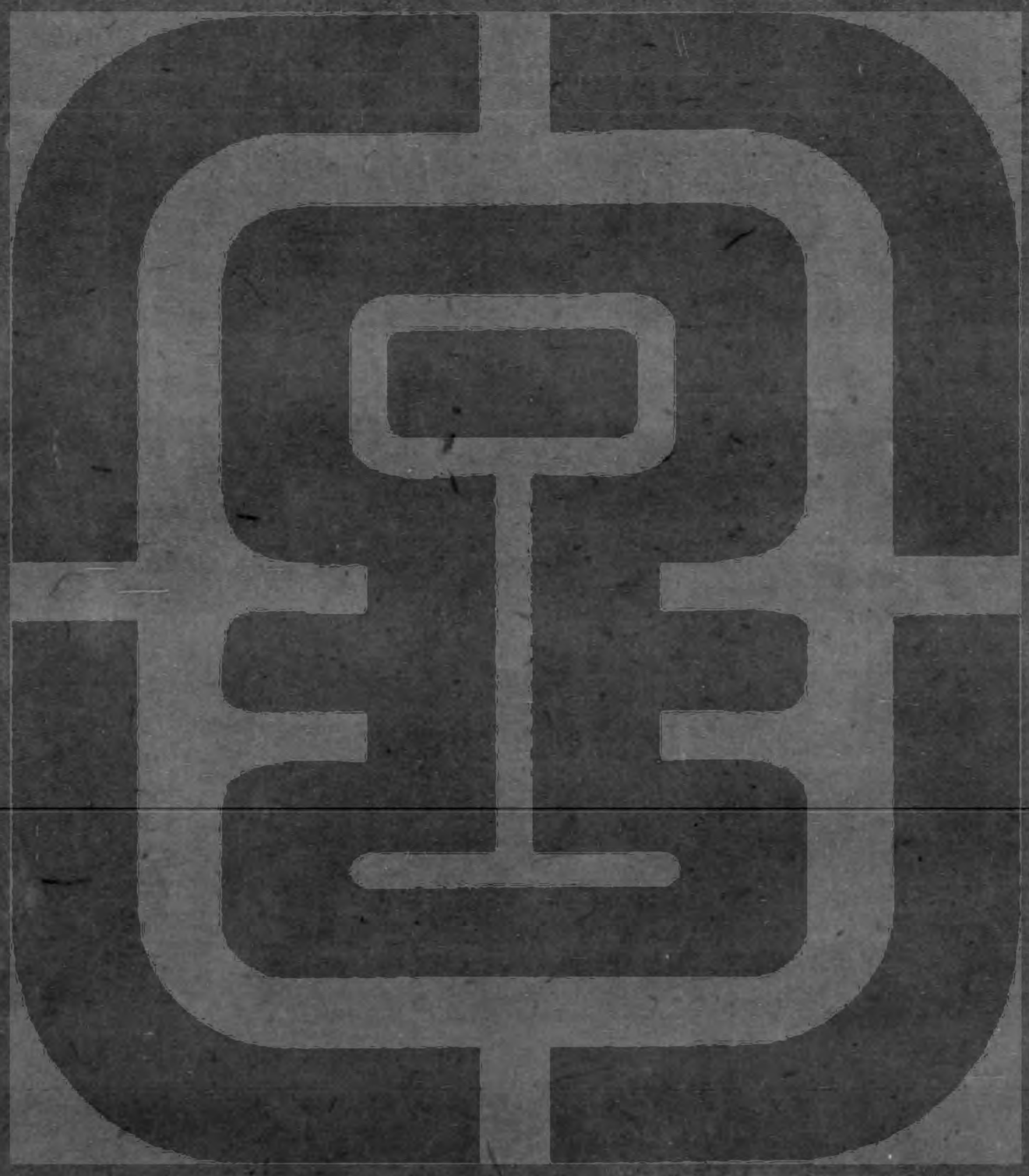
陳孝意宋孟珣杜松賈並以誠節顯孝意河東人大業
初爲鷹郡司法書佐郡內號爲廉平太守蘇威嘗欲殺
一囚孝意固諫不許孝意因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
乃解謝而遣之漸加禮敬及威爲納言奏孝意爲侍御
史後以父憂去職居喪過禮白鹿馴擾其廬時人以
爲孝感尋起授鷹門郡丞在郡菜食齋居朝夕哀臨每
一發聲未嘗不絕倒柴毀骨立見者哀之時長吏多贓
汚孝意清節彌厲發姦擿伏動若有神吏民稱之煬帝
幸江都馬邑劉武周稱太守王仁恭作亂前郡丞楊長
仁鷹門令王確等謀應賊孝意知之族滅其家郡中戰
慄俄而武周來攻孝意拒之每致尅捷但孤城無援而
孝意誓以必死亦知帝必不及每旦夕向詔勑庫俯伏
涕流心慟左右糧盡爲校尉張世倫所殺以歸武周張
季珣京兆人父祥少爲隋文帝所知引爲丞相參軍累
遷并州司馬及漢王諒反遣其將劉建攻之縱火燒其
郭下祥見百姓驚駭其城西有王母廟登城望之再拜
號泣曰百姓何罪不致此焚燒神其有靈可降雨相救言
訖廟上雷起雨降其人遂滅十六年感甘露二年誠冥不用命

援軍至無恐退以功授鄜府後卒於都水監李珣少慷慨
有志節力業未爲鷹揚郎將所若據冀山爲固與洛口
接及李密陷洛城遣呼之李珣大罵密怒攻之連年不
能拔經三年資用盡無薪徹屋而爨人皆穴處李珣撫
之一無離叛後士卒飢羸爲密所陷李珣坐聽重顏色
自若密遣兵禽送之群賊曳令拜密李珣曰吾雖敗軍
將猶是天子爪牙臣何容拜賊密壯而釋之翟讓從求
金不得殺之其弟仲琰爲上洛令及唐兵起城守部下
殺之以歸唐仲琰弟幼琮爲千牛左右宇文化及亂遇

李珣家世忠烈兄弟俱死國難論者賢之社松贇北
海人性剛烈重名義爲石明府隊正大業末賊楊厚
來攻北海縣松贇覘賊被執使謂城中云郡兵已破宜
早歸降松贇僞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我邂逅被執非
力屈也官軍大來賊旦暮禽翦賊以刀筑其口引之去
松贇罵厚曰老賊何敢辱賢良言未卒賊斷其腰城中
望之莫不流涕拔腕銳氣益倍北海卒完優贈朝請大
夫左郎將守

援軍至賊退以功授[illegible]府後卒於都水監李珣少慷慨
有志節力業未爲鷹揚郎將所居據箕山爲固與洛口
接及李密陷洛城遣呼之李珣大罵密怒攻之連年不
能拔經三年資用盡無薪徹屋而爨人皆穴處李珣撫
之一無離叛後士卒飢羸爲密所陷李珣坐聽堂顏色
自若密遣兵禽送之群賊曳令拜密李珣曰吾雖敗軍
將猶是天子爪牙臣何容拜賊密壯而釋之翟讓從來
金不得殺之其弟仲琰爲上洛令及唐兵起城守部下
殺之以歸唐仲琰弟幼琮爲千牛左右宇文化及亂遇
害李珣家世忠烈兄弟俱死國難論者賢之杜松贇北
海人性剛烈重名義爲石門府隊正大業末賊楊厚
來攻北海縣松贇覘賊被執使謂城中云郡兵已破宜
早歸降松贇僞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我邂逅被執非
力屈也官軍大來賊旦暮禽翦賊以刀筑其口引之去
松贇罵厚曰老賊何敢辱賢良言未卒賊斷其腰城中
望之莫不流涕扼腕銳氣益倍北海太守完優贈朝請大
夫左郎將守

八陣總義傳 六

義第一

通志一百六十六